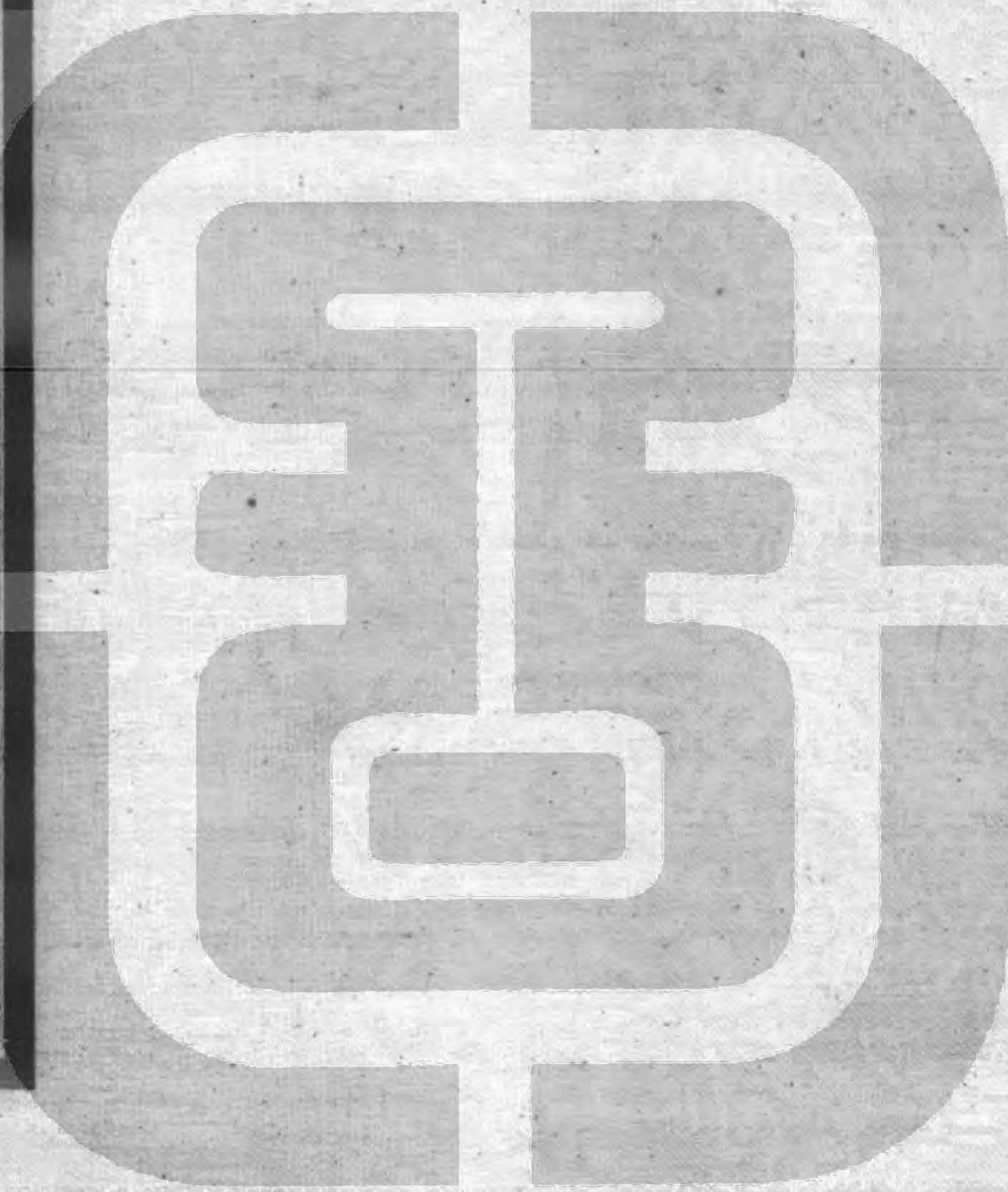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

卷一百五十一之卷一百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

東市 北

政術部二十九

獄 疑獄 寃獄 呈緩獄 囚留獄 放囚書恤囚 園活囚 呈錄囚

京囚 無囚

卦 率 具 獄 放 囚 書 恤 囚 園 活 囚 呈 錄 囚

獄一

原釋名曰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

堅牢也又謂之園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園也又謂之

圜圜 領也 言領錄囚徒禁御也 詩曰宜犴宜獄

韓詩外傳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急

就章曰咎繇造獄後代因之音風俗通曰夏曰夏臺殷

曰羑里周曰囹圄是也音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動

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又狴牢者亦獄別名家語
曰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繫之 **增說文曰**

獄謂之牢 易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
獄 又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周禮秋

官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
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

獄二

原圜

狴牢

上見獄一 漢書曰有罪當械者皆須

曹吏舍不屬杓象斗

屬杓

象斗

漢書曰勾圜十五星杓曰賤

入狴牢

春秋元命苞曰為獄圜者象斗

象斗

漢書曰勾圜十五星實則囚多虛則

東市 北寺

衛宏漢舊儀曰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屬左馮翊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坐繫黃門北寺北寺獄
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
滂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向益眾人由是直臣知

掖庭

郡邸

史記曰武帝去送掖庭獄 夫入脫簪珥叩

請室

謁居

今鍾下人請室 魯

見螻

夢蟻

劉義慶幽明錄曰晉

謁居繫導官注諸 見螻 夢蟻 盧陵太守龐企字子晉
獄皆滿權寄此者 非其罪見螻 行其左右相謂曰
及上祖坐事繫獄而死不當生乎因投飯與螻 蝓食盡去
使爾有能活我死不當生乎因投飯與螻 蝓食盡去
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與食數日問其大如豚
及報當行刑螻蝓掘蟻根為大孔因破械得從此出亡
後遇赦得活 東無疑齊諧曰吳當陽縣董昭之乘船
過錢塘江中見蟻著一短蘆惶遽垂死使以繩繫
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中夜夢一人鳥衣來謝云僕是
蟻中玉君有急難當先見語歷十餘年時江左所劫盜
橫錄昭之為劫主繫餘姚獄昭之自惟蟻王夢緩急當
告今何處告之獄囚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

政術部

詳蓋頁山卷一百五十一

獄

二

如其言暮果夢昔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既
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攻齒械已盡因得命獄過
江投餘杭山春省秋繕禮記曰仲春之月命獄訟
遇赦遂得免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圜去桎梏止獄訟
又曰孟秋之月命有司繫者則今之獄矣極桎
鄭元注曰圜所以禁守繫者則今之獄矣極桎
注史後漢書曰尚書郎張宏獄吏上書自頌又鄒
書中徐光於襄國詔獄光在崔鴻後趙錄曰石季龍幽中
獄令注解經史十餘萬言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君參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史記曰蕭何卒召
曹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星

牢天獄韓陽天文要集曰貫索明貴人出
平砥周禮曰若無節則惟園土內之鄭元注曰園土獄
王融曲水詩序曰鞠茂草於園靡
諺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此諺之起死生之
出於此仰天望氣居園中仰天而歎曰悲夫不
法獄也

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漢書曰黃沙獄名山堂肆考曰初吳未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黃沙獄名山堂肆考曰初吳未
置黃沙獄以訊囚徒黃沙獄名山堂肆考曰初吳未
減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
耳張華問寶劍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獄中增雀
即補煥為豐城令煥至即掘獄基得雙龍劍

角犬牙何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
也牙原蟲盤虎穴有蟲盤覆地色如生肝頭目見
鼻皆具問於東方朔對曰此蟲名怪哉昔時拘繫無辜
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怨憤之氣感動上天所生也
此地必秦獄處即按地圖果如其言又問何以去之
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灑之當消于是取蟲置酒
中須臾皆糜散常尹賞為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
池方深各數丈以瓠甕為郭太石覆之名曰虎穴增
三木九棘木頭及手足也又柳子厚斷刑論云貫五
木加連鎖三歲不得凶釋文眾議獄於九棘之下也

政術部
於叢棘三歲不得凶釋文眾議獄於九棘之下也
獄

黃沙紫氣晉武帝
初吳未

增雀

增

增

增

增

增

原中都官

未央殿

陽有詔獄 衛宏漢舊儀曰未央殿 獄二十六所先皆省惟廷尉及洛

獄主理六殿 三署郎屬太僕光祿勳 侵絳侯 辱安

國史記曰周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

上書因告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絳

侯既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漢書曰韓

安國坐法抵罪而獄吏田甲辱之安國 澤上有風

曰死灰獨不復然而乎田曰然則溺之安國

山下有火 易象辭獄 黃霸受經 杜篤為誅 漢書曰

宣帝時議不當尊武帝廟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

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不息 後漢書曰

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數從令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

收篤送京會大司馬吳漢堯光武詔諸儒誅 漢書曰

之篤於獄中為諫辭最髙帝悅賜帛免之 漢書曰

獄三 河為信姑 黃心 紫麻 晉海帝

原畫地 不司馬遷書畫地為獄議 桡棘 左傳曰吳子執

之也棘桡 深室 左傳曰寘諸深 暴室 掖庭織作

增桎梏 孟非正命也 桎梏死 重事 漢景帝紀曰

舒傳云獄者 狴犴 使人多禮乎 原內園土 周禮鄭

天下之大命 狴犴 使人多禮乎 原內園土 注曰園

土獄 振責獄 漢書曰貴於治水 增司政典 呂刑曰

城也 小宛刺 詩小宛大夫刺幽 在縲紲 論語曰子謂

也雖在縲紲之 納橐籥 左傳曰僖公二十八年晉執

子職納橐籥焉注曰武子以君在幽監 原三王有獄

政術部

刑徒部

獄

四

丹等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案
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
掖庭秘獄漢書

輔上言不宜立趙倜仔為皇后
太子家獄舊儀曰太

上使侍御史收縛下掖庭獄
太子官屬太

子太傅也
蟲生憤氣二詳獄
獸觸疑罪論衡曰解

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臨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
觸無罪則不觸蓋天生聖獸助獄為驗故臯陶禮半跪

坐事
增子長修史漢司馬遷字子長因論李陵得
之

殞母還獄漢鍾離意為棠邑令民房廣為父報仇繫獄
母病死廣哭不食意憐傷之聽廣歸殞母丞

掾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汝等遂遣
歸殞殞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論

出獄魏臧霸父式為獄掾能據法守正不徇太守私情
太守怒收式付府獄霸令數人要奪父出與父俱

命亡
導囚踰獄魏孫禮荒亂時與母相失有馬台者為
獄乃自首主簿温嘉之
白太祖得減罪一等

鵲巢獄樹明皇即位以來二
十年間號稱治平

人罕犯法大理寺卿徐嶠奏去今歲天下斷死刑正五
十八人先是相傳寺獄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

其樹百官以
鵲噪獄樓朝野僉載曰唐貞元中黎景

幾致刑措賀
鵲飛於獄樓上下向景逸喜噪久之已而果赦下

以餘食食之甚馴仰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
鵲飛於獄樓上下向景逸喜噪久之已而果赦下

王獄四
又曰

原詩隋魯本與胡師耽同繫胡州出被刑獄中詩曰叔

夜絃初絕韓安灰未然相悲不相見幽繫與幽泉曾唐

駱賓王幽繫書情通簡知己詩曰驄馬刑章峻蒼鷹獄

吏猜絕縑非易辨疑璧果難裁揆畫慙周道端憂滯夏

臺生涯一滅裂岐路幾徘徊入窀方搖尾迷津正曝腮

園扉長寂寂疎網尚恢恢青陸春芳動黃沙旅思催覆

政術部
獄

盆徒望日蟄戶未驚雷霜歇蘭猶敗風多木屢摧地幽
蠶室掩門靜雀羅開自憫秦冤痛誰憐楚奏哀 **增**又
憲臺出繫寒夜有懷詩曰獨坐懷明發長謠苦未安自
應迷北叟誰肯問南冠生死交情異殷憂歲序闌空餘
朝夕鳥相伴夜啼寒 **原**沈佺期幽繫詩曰吾憐曾家
子昔有投杼疑吾憐姬文公非無鴟鴞詩臣子竭忠孝
君王惑讒欺萋菲離骨肉含惋興此辭 **增**又曰無事
今朝來下獄誰期十月是橫河君看鷹隼俱能擊為報
蜘蛛收網羅 又同獄者歎獄中無燕詩曰何許乘春
燕多知辯夏臺三時併欲盡雙影未嘗來食蕊嫌叢棘

銜泥怯死灰不知黃雀語能雪冶長猜 **儲**光義獄中
貽姚張薛李鄭柳諸公詩曰中夜囹圄深初秋縲繼久
疎螢出暗草朔風鳴衰柳河漢低在戶蟪蛄垂向牖雁
聲遠天末涼氣生霽後哀哀害神理惻惻傷慈母妻子
垂涕泣家僮日奔走書辭苦人吏饋食勞交友寒服猶
未成繁霜漸將厚諸公深惠愛朝夕在左右東濕雖欲
操鈞金庶無負傷羅念搖翮蜿足思驥首眷言出深窞
永日常攜手 **李**白繫潯陽上崔相渙詩曰毛遂不隨
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白璧雙明月
方知 **玉**真 **劉**長卿罪所上御史惟則詩曰誤因微

祿滯南昌幽繫園扉晝夜長黃鶴翅垂同燕雀青松心
在任風霜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賢達不
能同感激更於何處問蒼蒼 盧綸罪所送苗貲外上
都詩曰謀身當議罪寧遣友朋聞禍近防難及愁長思
未分寂寥驚遠語幽閉望歸雲親戚如相見唯應泣向
君 宋蘇軾獄中寄弟子由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
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
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
結人間未了因 又曰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
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

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
江西 明李夢陽獄夜詩曰簷景棲棲落臺居黯黯幽
鼠緣爭果隊螢過隔衣流幸竊餘光照那蠲多穴愁亦
知廣川子跼蹐為春秋

增序唐駱賓王在獄詠螢火賦序曰綈袍匪舊白首如
新誰明公治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
不瞑觀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況乘時而變
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憊信
也與物不競仁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
沿情而動興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又在

獄詠蟬詩序曰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每至夕照低陰秋蟬踈引發聲幽息有切常聞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蟪蛄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洽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

疑獄一

增賈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

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白璧二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宣子疑獄二輪不罰良也 藁景之必疑獄亦命燭之

原惟輕今有赦舜典曰罪疑惟輕刑疑赦從罰罰疑赦

從免言重疑也無質不聽疑事無質質成也疑則捨之不

政術部

刑部

疑獄

注曰簡誠也雖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闕疑 緩死 罪疑 刑放

雖國令是干罰宜無小 而人心未厭事合從輕 宣尼之聽訟辭不獨見也 漢景之恤疑獄亦命讞之

原共赦禮記曰疑獄汜與眾 讞疑 吏不決詳疑獄

詔 人不厭漢景帝詔曰諸疑獄雖文致於 平亭疑

法史記曰張湯決大獄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平亭疑

之 分別著讞又曰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受是

獄訟之要書於讞法 挈令以為後代式

疑獄四公而問曰果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

增詔漢高帝讞獄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

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

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

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

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與到下一覽到而今出之

去時冤獄一加廷尉帝曰指與共為章樓曰自出當

增後漢書曰永平中寒朗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

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

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

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

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為忠平所誣帝曰
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
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
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
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
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今出之
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
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
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
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

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 永平二年京師旱和熹鄧皇
后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杜洽實不殺人而被考自
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
視覺之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
未還宮澍雨大降

冤獄二

原亡 璧盜金

楚相亡璧門下疑張儀盜之掠

增 劄

腹 取耳

唐武后時酷吏來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

乃援刀剗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歎 唐宇文

融恨志張說乃與崔隱李林甫共劾說引術士王慶則

奏表其間及引僧道岸冒署右職帝怒詔源乾曜隱甫

政術部

刑部

冤獄

光詣朝堂 **原** 肺石民 棘林鬼 周禮曰以肺石達窮

才文曰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謂無辜者 **治長非**

罪 **良夫無辜** 北面上詳獄四其左傳曰衛侯夢人被髮

不察申生 **竟死孝婦** 左傳曰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

誣告婦加鳩竟結其罪孟嘗字伯周為戶曹 **五月降**

霜 **三年致旱** 鄒衍被囚仰天而歎五月降霜 **東海**

殺姑女告婦殺母婦自誣服殺姑于公明之不可 **增**

大霧不開 **淫潦自霽** 南部新書曰唐李錡之誅大霧

詔收葬之 唐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

江湖間值龐勳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

咨存亡乾夫內悅其色且利其財既占陽驚曰乃夫殆

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

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間里往見妻乾夫

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賂而可久反得罪

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及碣至可久陳寃碣廉

得其情即勅吏掩乾夫並前獄吏下獄悉發賂姦一日

殺之以妻還可久時 **原** 寃濫 頗邪 黃沙失入

丹筆誤書 抱恨入地 無辜籲天 瓜李雖疑 薰

猶自別 生為窮人 死為寃鬼 未聞情得 但見

獄成 獄非明察 法乃濫施 得情猶合 哀矜 非

罪誠宜開釋 劍有餘寃尚能衝斗 日無私照猶隔

覆盆 眾口鑠金信非其罪 片言折獄不見其人

冤獄三 **原** 死灰不然 詳獄三 捶楚求罪 雖梟陶聽之猶謂死

政術部

刑監頁名卷一百五十一

冤獄

上

者有 **增** **鄭昌訟冤** 漢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刺

餘辜 寬饒因奏封事上以為怨謗大夫鄭昌上書訟冤上竟下

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冤上竟下

北闕下眾庶莫不憐之其罪為兄訴冤 **唐穆贊字相明**

號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於官中丞盧佖

欲重妾辜贊不聽佖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

贊弟賞上冤狀詔三司覆 **申理元忠** 唐中宗時諸張

治無驗猶出為柳州刺史 **元忠** 素稱忠直若令抵罪

諳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為久長太后怒下

元忠獄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若令抵罪

失天下望貶元 **誣劾韋賞** 唐杜兼字處宏僚官韋賞

忠為高要尉 **論事忤兼遂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

出詔執賞楚殺之二人以無罪死天下莫不稱冤 **雪**

師旦枉 唐李尚隱擢左臺監察御史時有馮昭泰者性

為妖蠱繫獄詔御史覆按皆託病不往尚隱曰善 **訟**

良方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

岳飛冤 宋秦檜矯詔下飛與子雲大理獄命何鑄

報國四字鑄察其冤白檜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西

俟高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

增

鄭昌訟冤

誣劾韋賞

師旦枉

岳飛冤

冤濫

冤獄

增詩

唐錢起

少府以持法無隱見繫詩曰用法本

冤濫

冤獄

冤濫

冤獄

冤濫

冤獄

冤濫

冤獄

冤濫

禁邪盡心翻自極畢公在囹圄世事何糾纏翠鳳呈其
瑞虞羅寄鍛翼囚中千念時窗外百花色落景閉園扉
春蟲枉叢棘古人不念文紛淚莫沾臆 明楊繼盛朝
審途中口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負外郎豈
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
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又獄中紅苔詩曰寒柝淒淒哀怨絕陰雲黯黯鬱愁結
西風滿地苔痕紅盡是渭囚冤淚血 又臨刑詩其一
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

魂補

增制唐申理冤屈制曰朕祇膺寶曆寅奉璇圖常居安

以戒危每在得而思失慮一夫之弗獲憂萬方之有罪
以為承平既久區寓至曠州邑相望衆庶殷阜事繁則
詐起法弊則姦生念茲冤滯載懷惻隱是以頻發詔書
庶幾息訟命又制曰微物不安每切納隍之慮一人失
業更軫宵衣之懷思欲下情上通無令壅隔所以明四
聰也其官人百姓等有冤滯未申或獄訟失職或賢才
不舉或進獻謀猷如此之流任其投匭凡百士庶宜識

朕懷 皇朝 千帙 申宗 入 憲 燦 書 曰 曰 曰 具 宗 人 嘉 言 百

增書唐陳子昂申宗人冤獄書曰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為國殄讐頃者逆子賊臣陰構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彊禦惟法是守惟惡是讐幸能察罪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構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集作詰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喘息朝不保夕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國榮夕為孤囚臣竊痛之

緩獄蘇轍言父及禁其子夫入繫妻獄

原不留易曰君子以明慎白緩死易曰君子以要囚

詳刑申緩刑禮周容姦利淫仲春省月令曰仲春

省囚去桎梏孟夏挺挺寬也孟夏出輕繫出

舍輟丹筆宣刑將不變獄貴惟精若審慎而無

他雖愆期而可恕淹恤過時亦宜問罪稽留有

故亦可徵辭將赦罪之有程敢忘慎守未得情而

難斷寧免稽遲吳國章斯抵宜守限於申嚴罪人命所

懸豈忘情於審慎雖緩死以過時未盡善也比失

刑於欲速不猶愈乎

增後漢書曰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
 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司徒楊
 震等議依光比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惡惡止其身禁
 錮子孫非先王祥刑之意唐書曰唐扶字雲翔太和
 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
 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
 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
 三年以上者皆原又曰白居易見度支有囚繫閩鄉
 獄者更三赦不得原乃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

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朝廷許
 之又曰初鹽鐵度支屬官悉得以罪人繫所在獄或
 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殷侑奏許
 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原
 違限之糾慢官之科棘雖要囚惟恤而折獄有程
 雖事無欲速而法有勾稽既察情而得情在何
 當斷而不斷既非伏念之勤宜及過時之責掌若
 踰伏念之時淹恤不糾則恐舞文之吏因緣長姦
 聽訟之要辭既易於二三伏念之期日遂踰於五六

風因無曰囚嚴山言續東制以罪精重也

原風俗通曰囚道也言辭窮情得以罪誅道也 **增尚**

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赦要囚 又泰誓

曰囚奴正士 毛詩曰在泮獻囚 周禮曰罪人寘諸

圜土故囚字為口守人此其象也 周官曰掌囚掌守

盜賊凡囚者鄭元注云囚拘也此其事也 而易坎卦曰

上六利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漢書天文志

曰有勾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

虛則開出也 淮南子曰拘囚圜者以日為修當市死

者以日為短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貴人繫囚

也 無刑禁無刑日謂一尺之秦凡十餘上陣或指

效囚囚二頁對音大惑以為門吏並對意康泚台案之

原左傳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

歸之 又曰莊公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公右邊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

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

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 音審取戈以斬囚 又曰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於大

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

尹每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母為喜笑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

而不殘。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起號哭曰：「平常獄上，夜呼囚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也，果死。」東觀漢記曰：馬援為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後漢書曰：陸續字智初，太守尹興辟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續與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師，覘候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但悲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吏通傳意氣，將召案之。

續曰：囚食餉羹，誠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是以知之。魏志曰：賈逵字道宗，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晉書曰：曹攄字顧遠，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新歲人情所重，豈欲暫見家耶？」眾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其北史曰：後魏元麗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

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地因經年不決志到官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閒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罪重囚十餘人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北史曰蕭撫入周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搗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切懷景行以之獲罪亦所甘心諸囚荷恩依限而至吏人

稱其惠化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聞之笑而不責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法司書佐獄無冤囚其有罪者臨時就戮猶西向為仁壽禮佛而死又曰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憫之放歸於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勅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釋禁自至不勞督領一無逃散太宗感其奉法盡赦之又曰高宗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死上以

囚數少甚喜。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
歲終閱郡囚因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
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
白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
是羣盜賊相引而去至來州州人感其德天不與囚

囚三

原 籥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籥動也
神霧曰杓為天獄中人當出故其感應令籥動也

中星虛囚則開出 夏臺 姜里 夏桀為虐名湯囚之

文王於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 王莽捕

姜里 縲紲 琅當 關東犯鑄錢以鐵琅當鎖其項

傳詣鍾官萬數 黑蒙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實

注琅當長鎖也 黑蒙 赭衣 之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實

明刑注弗使冠飾著黑 攘獄 捕亡 周禮謂拒當獄

守不覺失囚減囚罪二等若拒捍走者又減二等皆限

又曰徒流囚限外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除其罪

等主守不覺減囚罪三等故縱者即與囚同罪也 蒙

幕 著械 左傳晉人囚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晉崇邑

火畢還 搶地 仰天 漢書司馬遷與任安書曰當此

則心惕息 史記李斯居 夏挺 冬決 禮記曰仲夏

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鄭元注挺寬也 謝承後漢書

罪 就格 促械 北華橋後漢書曰范滂以黨事下黃門

遂與同郡表忠等爭受楚毒 魚豢魏畧曰賈逵為丞

相主簿魏王欲征吳遠諫王怒付獄吏不即著械逵曰
促著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 至冬休臘
將遣人來察著械適訖果遣人視之 囚

上詳冬決注 陳留耆舊傳曰虞延除淄 要奪 導

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詳放囚 魏孫禮私導馬

踰父魏霸父式為獄掾據法不聽太守私殺太守收霸

台令踰獄 石室 金墉 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勾

雜事曰齊王罔舉義兵囚趙 竹囚 梧象 晏子春秋

王倫父子五人於金墉城 以車逐之得而拘之晏子曰

君人者寬惠慈衆公令出所斬竹之囚 而拘之晏子曰

李為長為政欲刑詳察獄 內宮 永巷 後語曰春秋

穆公將三人囚於內宮 漢書曰 籠鳥 檻猿

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籠鳥 檻猿

係徽纆 拘圜 棘注曰係用徽纆 淮南子詳刑法三叢

子 出許楊 械輒自解獄吏遠白鄧晨驚曰果濫賢太

守即出 囚轅陽 繫軍府 陽左傳又曰鍾儀幽而楚奏

詳囚四楚 關三木 入五刑 魏其大將關三木詳獄

師聽五辭 孔安國注曰兩謂囚證造至也 解史慈

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罪 解史慈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為山越所執孫策躬自解縛

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與卿共之 虞預

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為崇邑令縣民房廣繫獄母死意

乃出之廣殯畢 身為木石 職納橐 司馬遷書園

自還詳獄四 身為木石 職納橐 司馬遷書園

木石與法吏為伍 左傳審俞忠於 職納橐 司馬遷書園

衛侯以衛侯衣食為已職詳獄四 職納橐 司馬遷書園

原 又維 易曰拘係之 脫桎 易曰用 不羣 周禮中罪

胥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 頌繫 漢景帝著令年

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 逮繫 淳于

繫之注師樂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桎也 囚

獄速繫長安注在道將送也
防禦不絕若今傳送囚也
閱之其會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苦瘦死囚徒病肆為瘦死或

作又為械木朱安世曰斜谷之縲囚繫不入穿搖尾

沒耳 荷校滅耳 受易噬嗑卦上九爻辭曰荷擔荷也校枷也

也 履校滅趾 於足履罪輕能自懲戒不復更行故

也 囚者桎梏 桎中禮掌囚職曰凡囚者上罪桎梏有爵

也 木桎以待罪罪音居勇反桎者兩手共一桎梏一年而

舍 又曰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不

齒 又曰其不能改而不出圍 拘者滿圍 晏子春秋曰景

怨者滿朝 楚囚鍾儀 問之曰南冠而縲者誰也有鍾儀

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名而弔之再拜稽首問

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

有二事使與 秦囚孟嘗 史記孟嘗君傳曰為秦相或

之琴操南音 秦囚孟嘗 說曰孟嘗賢而父齊族今相

秦必先齊而後秦昭王乃 圜圜以囚 桎梏以繫

囚欲殺之獻狐白裘得免 圜圜以囚 桎梏以繫

灌夫繫居室 漢書灌夫傳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

名曰北囚之士弱氏 左傳曰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

大 桎之疏屬山 海經曰貳負之臣殺寘窳帝乃桎

劉輔繫秘獄 詳獄 周勃受吏侵辱 漢書周勃為丞

相就國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 韋曜因吏

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韋曜因吏

上辭 吳志韋曜傳孫皓積前嫌 韋曜因吏

政術部 囚五 囚五 囚五 囚五 囚五 囚五 囚五 囚五 囚五 囚五

原詩隋虞綽於婺州被囚詩曰窮通雖有命逋亡誠負
累背恩已偷生臨危未能死待罪既不測法禁復無已
厚顏羞朋友囚心愧妻子聖日始東扶徂年迫西汜方
違盛明代永向幽泉裏況當此春節物候驚田里桃蹊
日影亂柳徑秋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恥投筆不
重陳此情寄知己

增唐元稹慙問囚詩曰司馬子微
壇上頭與君深結白雲儔尚平邨落擬連賣王屋山泉
為別游各待陸渾求一尉共資三徑便同休那知今日
蜀門路帶月夜行緣問囚

宋唐庚訊囚詩曰參軍坐
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到庭下囚口爭喧譁參軍氣益

振聲厲語益切自古官中財一民膏血為吏掌管籥
反竊以自私人不汝誰何如摘頷下髭事老惡自張証
佐日月明推窮見毛脉那可口舌爭有囚奮然出請與
參軍辨參軍心如眼有睫不自見參軍在場屋薄薄有
聲稱只今作參軍幾時得騫騰無功食國祿去竊能幾
何上官乃容隱曾不加譴訶囚今信有罪參軍宜揣分
等是為貧計何苦獨相困參軍噤無語反顧吏卒羞包
裹琴與書明日吾歸休

再

增制唐中宗慮囚制曰禮防君子自昔通規律禁小人
由來共貫朕情存革務志在懲愆欲申作解之恩慮開

徼倖之路非所以納人軌物垂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
 宜敦耕稼之業三農啓候方陳敬愛之規百姓為心爰
 軫泣辜之念將申慮降再釋狴牢庶無滯禁之寃仍示
 小懲之戒其都城之內見禁囚徒朕特親慮仍令所司
 具為條例奏聞曾不於對信囚今計有罪參軍官獄公
 增判唐失囚判曰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
 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彼維甲所謂攸司不念恪
 居傲于羸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
 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
 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押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

於責

放囚

原兩釋

左傳曰兩釋縲囚

一重

詳囚二賈逵

乃逸

左傳曰晉人令曰蒐乘補

卒明日復戰乃逸楚人知其謀也

而縱

詳囚二馬援

弛刑

漢書若出繫

輕繫

至節

輒遣

晉范廣字仲將為

伏

事當死郡以付縣家有老母

刻期並來

詳囚二曹攄

伏

臘皆歸

後漢虞延字子大為淄陽令歲時伏臘放囚歸

而寒病遂解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

內時河內寒徒病路過弘農意移屬縣使

作徒衣縣不與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

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

梏恣所欲適與剋

誦經脫械

晉苻丕左丞相徐義為

期俱至無敢違者

慕容永所獲杻械其手

政術部

詳益頁函卷一百五十一

放囚恤囚

三

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有為開械脫出若
有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乃以為洛陽令 殮母

還獄四詳獄 務以哀矜 示其仁信 無苟免之心待

而懷惠 守自拘之限來不忍欺

恤囚

原給酒 漢趙廣漢為京兆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執之
臣釋質束手得善相遇二人即叩頭送獄廣令給酒

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斂葬具皆曰死無所恨

愍無子 詳獄二 問辭狀 吳顧雍為丞相為呂壹所誣
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曰君

得無欲有所道耶壹叩頭無言 增給衣薪 宋神宗

繫囚貧乏者冬月權給衣被 具湯沐 宋紹興元年有
薪炭及飯食仍委長吏提舉

者上曰此事甚好朕方念之聞祖宗時常遣
內侍持餅肉徧賜繫囚仍具湯沐以示恩惠

活囚

原偉張蒼 史張蒼坐法當斬解衣伏鑽肥白 壯王訢

暴勝之欲斬王訢訢曰殺訢不足增威不如 崔篆出

姦漢書崔篆為建新大尹獄姦填滿出二千餘人掾吏
子謂之知命曰將有悔篆曰邦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

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詳獄二千 邴吉拒使 詳獄

寒朗陳寃 詳寃 袁安條奏 後漢汝南袁安遷為楚郡

千人顯宗怒甚治之迫急囚皆自誣安至案獄無證明
者條上出之掾吏叩頭爭安曰如不合上意太守自坐

不相及帝悟奏 增元吉辨寃 寶訓曰石州判官馮元

特超一資賜緋 多所全活 宋趙普為軍事判官太祖
章服以獎之 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

將就死普意其有寃啓太祖 仲孫審獄 宋姚仲孫為

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 活囚 許州司理時

有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賄不與而惡之曰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抵死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 **張奎辨囚** 宋張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者數十人 **唐肅白冤** 宋唐肅為泰州司理覆按一視牘而辨之 **唐肅白冤** 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得不死者皆服其明 **唐肅白冤** 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之血汚其衣為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冤而知州孫觀察廉權知滄州有持不可後數日 **訪問非盜** 劫盜成廉疑之謂其僚果得真殺人者 **訪問非盜** 劫盜成廉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非吾事試名其鄰里而訪問 **釋囚** 之皆曰非盜也既二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之 **釋囚** 得賊 厚德錄曰宋斬宗說嘗攝滄州鹽務縣里有繫囚病甚願一別母而死宗說憫然釋囚 **錄囚** 縛令人與俱往既而吏獲所殺人者

錄囚

原口說 應奉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千

遺脫 **面罵** 吳呂壹以姦罪繫廷尉尚書懷敘 **多得情**

偽 後漢左雄為青州刺史每行 **有所平反** 詳囚二

無囚

原黃霸 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百 **童恢** 後漢書童恢

連年 **囹圄空虚** **恩惠懷感** 百姓懷感刺史行縣獄

無繫 **增三年無囚** 何易于為益昌 **府縣獄空** 唐代

仁恕即位五年 **大理獄空** 宋紹興間大理司奏獄空

府縣獄無重囚 **大理獄空** 宋紹興間大理司奏獄空

下雖未敢謂刑措然獄訟 **三院獄空** 宋神宗元豐五

清簡冤抑得申亦庶幾焉 **三院獄空** 宋神宗元豐五

政術部

詳於四百五十一

錄囚 無囚

五

留意吏事能駭動宋孝宗淳熙五年閏六月大理寺卿吳交如等

外夷於古無愧矣本寺獄空

奏本寺獄空欲依故為獄代償

事稱賀詔免上表宋孫莘老知福州時

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所以

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孰若為獄囚

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

不多乎富人即日輸錢囹圄為之昌空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政術部三十

殺人文字誤告人罪使吏供已犯夜相代罪猜認錯誤

法官

原典獄者主獄坐獄於三世吳雄子訢孫恭三

四人漢宣帝詔曰今廷平任輕祿薄為立增提刑

宋職官志曰總郡國之庶獄核責其實而司寇有秋

覆以法督治姦盜申理冤濫則隸提刑司寇有秋

官司原聽獄辭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傳古義

漢武帝方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傳古李離伏劔史

義乃請博士弟子治春秋補廷尉史也李離伏劔史

離晉文公理官也過聽殺人之過也離曰臣居官為長

法官

不與吏讓受祿為多不與吏分過聽
殺人傳罪下獄非所聞伏劍而死
廷尉法令 于求寬恕 漢于定國求明察寬
號詳平 魏置理曹 法曹即

酒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為廷
尉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
晉置博士 人命所懸而選用者卑請置律博士相教授

遂施 倪寬不習事 漢倪寬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為
行法律吏謂寬不 陳矯不讀律 得廷尉不讀律而

習事不署從事 尚存獄吏之失 漢路溫舒曰秦
知獄吏之尊 周勃 尚存獄吏之失 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 王彪之比張釋之 尉有永嘉太守謝毅赦
吏是也 後殺同郡人周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

不肯受與相反覆詔令受之彪 霍光用杜延年 輔
之疏引據時人比之張釋之

寬刑 聽訟一

增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

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毛詩曰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又曰行露召伯聽

訟也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

術歸于察察之術歸于義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

是慢也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下棘赤心有

刺言洽人情者原其赤心不失實事所以刺人情令各

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禮記曰司寇正刑明

政術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正在我之刑明在人之日訊羣臣二曰

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論其意無其附從輕

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

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

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

忠愛以盡之盡其情也

聽訟二

增左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

陳生怒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

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士丐於王庭聽之

風俗通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孕大婦數

月胎傷因閉匿不產期至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

年州縣不能決丞相黃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

十餘步叱婦自往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叫啼弟婦恐

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慘悽霸曰此弟婦子也責

問大婦乃具服後漢書曰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

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

莫不曲盡詐情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摘發姦伏京師

稱歎以為渙有神算宋書曰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

賣糖嫗爭絲各言已者詣琰琰挂而輕鞭之有鐵屑乃

罰賣糖者又有二老爭雞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
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也後魏書曰季崇
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數年不知
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
有鄰証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
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荀
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
知之乃以兒還泰隋書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
先至獄中親自驗問十數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
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

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閣人或諫之答
曰刺史無德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
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
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聽訟三

原稽貌

察情

考其貌慎獄之至也魏志吳質曰察其情色

忠愛

欽恤

禮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謂聽訟獄也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注曰敬之敬之惟刑之可憂也

猶人

老吏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下詳獄二張湯

束矢

鈞金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注必以束矢者自表其直也不入則不聽也又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注獄相告罪也劑券書也使各齎券書又入鈞金三日而聽之重刑也不

政術部

刑監頁四卷一百五十一

聽訟

白

入金則自服不直
不堅也鈞三十斤
留辭 速獄也謂一人之辭最難聽

獄 **增妾逐妻** 僕告主 宋王罕知潭州有狂婦屢訴

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之其言稍可曉本婦為人妻無

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奪其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

患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稱為神明

宋宋庠字公序知河南府有一僕告主舉人行囊有漏

稅物庠曰舉人行囊孰無貨物未可深罪 **窮詰書吏**

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乃治僕罪遣之 **免坐貸人**

而家有少妻所以死乎悉召見其比居年少有書吏李

謀逆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久不能決乃命宋璟為

京兆留守復按其獄一言而決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

貸於人按獄吏欲並坐貸人環曰婚禮借索人情有之

而狂謀卒然非所欲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

遂知何罪之有 **治母告子** 詰父稱翁 李國史異纂曰唐

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非謂寡婦曰汝寡居惟

一子今告其罪至此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

寧復悔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

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矣俄將棺至尚冀其

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曰事矣俄將棺至尚

一問遂承伏云某與婦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

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 宋程明道為澤州

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

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驚疑相與詰縣辯理老
父曰某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
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顛曰歲久矣汝何記之詳也
老父曰書於藥法冊後歸而知之因命以其冊進冊中
書云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顛問張氏子汝年幾何
曰三十六又問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遂謂老父曰是
謂之翁乎老父驚駭遂服罪 **原從情從辭** 求生求
殺之孔子曰聽訟所以生之今之聽人求所以殺之情
得獄成 辭貴明徵 罪宜慎測 刑將不變 直獄

政術部

刑部

聽訟

五

貴惟精黃沙執憲丹筆垂仁既慚金矢之直
 何道鐵冠之効梧丘有雪冤之魂棘林無夜哭之
 鬼刑期無刑經邦之茂範殺以止殺有國之宏規
 泣辜流念無虧大禹之恩丹筆哀矜有裕放勛之
 惠漢制九章設黎元之銜勒湯存一面作黔首之
 隄防干紀亂常必加誅於三族反道敗德終不捨
 於五刑定國之司廷尉爰求明察不疑之尹京師
 多所平反

聽訟四

增辯處杜祐補剡縣丞常過潤州刺史韋元甫以故人
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詢

原別約劑凡以財獄訟者
 祐祐為辯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
 劑注傳別手中別舉要契左傳王叔氏不能舉必
 書約劑今之契券舉要契其要注要契之辭必
 以情左傳小大之獄雖不失情動情不皆災肆赦尚
 不能察必以情雖不失情動情不皆災肆赦尚

察辭于差呂刑察辭閱實其罪呂刑罪與惟
 典舜察辭于差于參差也呂刑罪與惟
 良折獄哀敬折獄非從惟從惟察惟法並呂

協日以刑周禮司寇要之旬而職聽於朝羣士司刑皆
 殺肆之旬日乃弊小司寇以議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刑
 三日旬日乃弊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注
 用情理之十日乃棘木之下禮記獄成告於大司
 斷冀有可出也棘木之下禮記獄成告於大司

申嚴仲秋月令仲秋命有司申嚴百明徵其辭左
 刑斬殺必當無留罪明徵其辭左
 斷獄蔽訟蔽亦知法省刑漢書刑法志曰古以怒

增刑漢雜事篇曰治獄如水桓子新論令羊觸之論衡

者令羊定公失席禮記檀弓曰邾婁定公之時有弒

是寡人文姜去氏其子殺之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

季彥曰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為親禮

也且手殺重於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穆公失教尸子曰秦穆公明於聽獄越王援刀南

不當援刀自割決獄觀壁陶朱公一不用三冬

陳寵咸之曾孫明家業時肅宗詔絕鉗鑽慘酷之科人

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時

帝始改用十月初冬而已元和年旱賈崇上言斷獄不

始萌月令曰諸生蕩仲冬日身欲寧事欲靜若降盛怒

不可謂寧行大刑不可謂靜帝納之為廷尉每附輕典

寬務從麥秋之時上漢疏諫盛夏召農人拘對上失天時

下蕩農業一夫吁嗟丙吉處度得所風俗通曰陳留

王道為虧後卒施行丙吉決之何武原情得理俗

子娶田家女為婦一交接便絕氣何武原情得理俗

後生得男其女爭財丙吉決之何武原情得理俗

通曰沛郡富公家資二十餘萬少婦生子年纔幾歲頓

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公恐爭其財子必不全因

呼族人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兒年十五以還

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

武也省其書曰女性強梁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

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實寄之耳劍者所以決斷限

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聲必不還其劍當問

縣官縣問或能證察得以見伸何用慮強遠如是哉悉

取財以與子曰辯女惡聲溫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乃服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五刑不簡正

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刑俱呂意苟不惡釋而

無罪董仲舒意惡功遂不免于誅漢薛陳寵平治無

政術部意惡功遂不免于誅宣傳

聽訟

所不服漢雜事曰陳寵為司徒郭公所決退無怨情

後漢郭躬父弘習小杜律為法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為

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小杜律者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

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在家之女從

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罪父之刑既醮之婦從夫之戮詳總載其辭

增詩唐錢起縣內水亭晨興聽訟詩曰晨光起宿露池

上判黎毗借問秋泉色何如拙宦情磨鉛辱利用策蹇

愁前程昨夜明月滿中心如鵲驚負恩時易失多病績

難成坐惜寒塘晚霜風吹杜蘅 崔國輔送韓十四被

魯王推遞往濟南府詩曰西候情何極南冠怨有餘梁

王雖好士不察獄中書王維詩

議讞一帝曰軍中執法一執法替道

增經濟類編曰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

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

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後追駁

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

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

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狎

妄自投斃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温慈和

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秋一

政術部

政術部

議讞

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
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
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
當罪之科哉古又曰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弘
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
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
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
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
法彭當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
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

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
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
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
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
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
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
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
曰善

議讞二

原 犯蹕 盜環 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人從

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之法也一傾人安其所措又盜

付廷尉廷尉曰法者天下之法也一傾人安其所措又盜

高廟坐前玉環一抔土又何以加於法乎 **增** 換金

曰假如盜長陵一抔土又何以加於法乎 **增** 換金

造印 劇談錄曰唐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氓因

欲以重開視之皆為土塊矣莫不驚駭以狀聞僉曰奸計

換之邑宰莫能自白遂以易金伏罪繫獄以案上聞此

公覽之盛怒時表相國滋字德深在公幕中曰甚疑此

事請更詳之汧公因使表移獄於府中案問閱甕間二

百五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

二農夫與塊相秤其半已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之力乃

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疑大豁遂獲清雪汧

公歎服無已其後表至德宗時為宰相大豁趙林為武安

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

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讞

之卒免死 **原** 人心不厭 吏議難知 漢景帝詔曰疑

一府皆服 **原** 人心不厭 吏議難知 漢景帝詔曰疑

議讞三

原 不當 詳議讞四 再却 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

成讀之皆伏寬所奏即得可 移讞 疑 上讞 讞於

上曰前奏非俗吏之所為也 移讞 疑 上讞 讞於

公禮獄成有 奏讞掾 張湯舉倪 增 為天下公 唐戴

直為大理少卿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封

德彛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

政術部 詳議讞四 再却 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

忌罪均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
朕安得阿親戚封德彝固執胃曰校尉由無忌致罪法
當輕若皆誤不得

法不應坐

唐張蘊古除大理丞初

獨死由是皆免
疾而語涉妖妄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瘋疾有愆法不應
坐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狗情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
令斬於東市尋悔因發制曰凡決死
者命所司五奏覆蓋自蘊古始也
僕不去曹
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曰知獨平寬無文致嘗
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此曹囚無生
理日知曰吾不去此曹囚無死
法皆以狀讞後卒用日知議

議讞四

增詔漢景帝讞獄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

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增至察獄時色疑其不實臣長手效尺靈之語曰錄人

增後漢書曰左雄為青州刺史界內肅清每行部錄囚

徒察顏色知情偽又晉書曰苻融仕苻堅為司隸校尉

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宿妻家妻為賊所殺妻兄

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

疑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

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回南馬停水

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

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為不祥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

遠三枕避三沐既而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

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左白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昌到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者枕枕為驗乃悞中婦人也其後魏書曰辛祥任司馬失白壁兵樂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竟出之月餘別獲真賊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賫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邑人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笞掠自誣言殺獄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

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曰唯得昔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召居州內刀匠視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阜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後周書曰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謹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并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沙門再

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方懷金逃匿後捕得之盡獲所失之金主又曰柳慶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眾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恐不免誅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與隋書曰韋鼎為光州刺史有入客遊通主人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與妾

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辜獄成上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擒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

察獄二

增交錢

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

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訟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弱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仇乎對曰無柔曰與入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頗曾舉人錢否乎子文曰自以貧弱初不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也子文怪

政術部

刑部

察獄

三

之知事露應對不次柔問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
 於是叩頭掘得其屍詔曰爭給風俗通曰漢薛宣字子
 文辭往掘得子為平人曰爭給風俗通曰漢薛宣字子
 書復盈與子為平人曰爭給風俗通曰漢薛宣字子
 一頭到市賣之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錢耳何足
 宣刻責兩入莫肯首服宣曰練直數百錢耳何足
 呼吏斷練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喜曰君恩前之練主
 稱怨不已宣曰吾得當矣因
 詰責之具服悉俾還本主
 欲損其威乃取死陰察手足立寺門紆便往至死
 若與死人共笑語狀惟察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
 曰誰載人入城對曰惟察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
 疑君與死人語乃收廷掾而拷問具服不殺人但取
 邊死人自後
 莫敢犯之
 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密中啟言不謹亮令破鼠屎
 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密中當中外俱濕黃門伏罪
 水
 水中兩日
 一詳察獄
 一男與語
 晉書曰陸雲為浚儀

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
 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
 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其得出欲與
 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其夫聞其得出欲與
 縱枉盜捕唐錢徽字蔚章貶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劫貢船
 縱去數日舒
 州得真盜訪釋僧人
 邨舍求宿不許求寢于門外
 車箱中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並囊衣踰牆而出僧
 不寐窺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必以
 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智井而
 踰牆婦人已為人所殺屍在井血染僧衣主人踪跡捕
 僧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服獄已成敏中獨疑之詰問
 再四僧乃備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中獨疑之詰問
 有嫗聞其自府來問曰僧其密遣吏訪其賊中獨疑之詰問
 市矣嫗歎息曰彼婦人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往捕獲
 并得其賊
 原探情窮審
 偏聽生姦
 公聽不私
 增正大姓殺人
 宋朱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
 政術部
 刑監頁函卷二百五十一
 察獄舉按

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壻汝子欲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摘之曰汝且死彼券書押汝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幾誤死遂以實對壽昌

原

推已以議物

捨狀以探情

誅一以振萬 損少以戒多

舉按一

增後漢書曰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

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笑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悚號為卧虎歌之曰袍鼓不鳴董少平又曰桓帝時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省桓帝怪問其故并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唐書曰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嘗詣

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
言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
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
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
之而囚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
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
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
死生之士良無如之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資
治通鑑曰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
縣令受賂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

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
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
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
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
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續資治通鑑
曰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
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
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
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
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濤而踣及出濤易

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原多劾權豪漢范滂為太尉黃瓊所辟詔三府掾屬舉

不避疆禦漢鮑永為司隸以鮑恢為從事俱抗直

方進搏擊漢翟方進為京兆搏擊豪彊為丞相

發姦漢尹翁歸補河東卒吏按正故人罪後漢書蘇

刺史有故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其罪殺舍中兒後漢祭遵為

舍中兒犯即日考竟魏志滿寵為高平令市人張包

法遵殺之即日待旦奏劾尉晉傅元字休奕為司隸校

吏卒收之即日考竟遂棄官

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突霍禹門趙廣漢將吏至霍

竦懼不寢坐而待旦與謝尚飲晉羅舍字君章桓温使檢

索私屠酤椎破與謝尚飲晉羅舍字君章桓温使檢

尚酣飲而還温問所劾舍曰公以尚何如人安問狐

温曰勝我舍曰豈有勝公而行非耶温義之安問狐

狸命訖乃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受

有似怪鳥晉孫盛為長沙太守頗營貨從事至郡

事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

隼始擊漢孫寶為京兆尹立秋日辟侯文為東部督

次公無所迴避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隸無所迴避之王生

然既明且哲以保少君無所迴避諸葛豐字少君為

其身不納竟自刻少君無所迴避諸葛豐字少君為

政術部

月蓋領為卷二頁五二

考訊

三

拷訊

原歲上漢宣詔係者或以掠辜瘦**夜拷**後漢常林林朝

之曰君為廷尉耶常曰無**榜數千**漢貫高對獄吏榜

完者**拷連百**連十拷十連百**增無肆掠**春無肆掠

謂暴擗**榜舍人**郭舍人不勝痛**原何求不得**楚

求不得**雖死無辭**吳陳表字文與為翼正都尉壯悍

破械與沐浴飲食勸誘之乃首服兼引支黨權奇之遂

罪捨明**卒從吏訊**鄒陽書曰左右**先就拷掠**繫獄以

同繫囚多嬰病**五毒備慘**戴州刺史奏太守成公浮

乃請先就拷掠**增用威如狼**掠良也用威如狼

賊從事薛安收就

答掠五毒備慘

榜吏至死唐同平章事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

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

歲輒罷之今公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早臣義耶

悟悔**原張儀以相璧答**史楚相亡璧門下意疑張儀

掠管數百不**陸續以母羹免**陸續字智伯為太守尹

服乃釋之**陸續以母羹免**與門下掾興坐楚王英

謀反事徵詣廷尉績與主簿梁宏等傳考詔獄掠毒備

至辭氣益壯一日對食涕泣曰母來不得見問何以知

曰母所調和羹截肉必方斷蔥以寸為度今

食餉羹是以知之使者以狀聞赦還鄉里

款辯

原兩辭尚書曰無或私**五辭**又曰師**單辭**又曰明

辭**書辭**頗無**抵調**漢大鴻臚持節移梁王傳相曰王

調力**引證**後漢吳詠為馬賢所辟又為證理無兩直自

政術部

史勿死二人慚悔和解涼州刺
會獄 追對 不舉其

要左傳曰王叔氏
自伏其過 莊子曰置對
不知置

辭漢周勃下廷尉以公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
簡木 不足受辭 漢朱安世云南山 增各呼家屬 唐

典大理丞諸獄結正徒以上各呼囚與其家 乃詔推

屬告以罪名問其狀款不伏則聽其自理 引說為証 唐張

事唐刑法志武后詔法官及推事使 引說為証 唐張

誣魏元忠有不道語引張說為証將廷辨說惶遽宋璟

謂說曰名義至重未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責芬

芳多矣說感其言 以實對元忠免死

原相搏 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取

而殺 莒拏 交粹 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鬪臣五人叔向

之 吮 吮 附其背未能全勝 拔戟而走子都拔戟而逐

者成之怒 繁矣 獄繁矣 禁囂 囂 司寇禁囂者 戒鬪

論語曰血氣方 拗怒 息 鬪力 鬪志不 鬪勇

剛戒之在鬪 憑怒 用壯 爭雄 血作 脈憤 力爭 心競

鬪心 鬪志 張空拳 冒白 飽毒手 石勒與李陽鄰

毆擊及貴名陽與飲酣謔引陽臂笑 下血成江 春秋

曰龍門下血如江時人 鹽腦伏地 左傳曰晉侯夢與

而監 妻呼即還 呼即還子胥問之對曰屈於一人之

其腦 政術部 鬪傷

政術部 鬪傷

政術部 鬪傷

政術部 鬪傷

下 人笑而止 劉伶醉與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伶曰雞肋不足以勝尊拳其人笑而止

兩虎私鬪 寇恂賈復兩虎安得私鬪 兩虎相鬪 相如廉頗也

宋萬批仇 宋萬遇仇牧批而殺之 高鳳勸鬪 高鳳教授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

持兵而鬪鳳往解之爭者投刃而謝 教令者罪 刑法志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

不可與行者同 救鬪者傷 淮南子 小人之性 鬻於勇 彊暴

之男 蚌鷸相持 兔犬俱斃 爭為事末 鬪乃禍

心 不忍小忿 終亂大謀 彊者暴弱 怒有戰鬪

傷

原折齒 齊景公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敗面 晉謝萬字萬石嘗與蔡

帽傾脫我面神意自若 擊齒 公羊曰宋萬擊 折臂 卿幾敗我面神意自若

晉羊祜字叔子 折臂為三公 抵罪 漢書傷人及盜抵罪 去職 晉祖士約少

男而妬不聽司直劉隗劾之宜貶黜詔又不許 不敢

傷 孝經身不體髮膚受 不重傷 左傳君子 折右肱 易

其右 傷厥足 尚書厥 折脇拉齒 范 斷鼻傷脣 博

士申咸毀薛宣宣子況賂客楊明疾破咸於官門外斷

鼻傷脣使不得為近侍中丞奏況及明皆大不敬棄市

廷尉直議咸遇人以不義而疾者與疾人罪同况竟

死傷橫道 邢吉字少卿為丞相問之吉曰人相殺長安京兆

尹所職宰相不親小 死傷積野 李陵 頭壁俱碎 相

如 冠帽傾脫 胥怨 相傷 肆其一怒 合則兩

傷 雖未及死 且莫能傷 既奮李陽之拳 乃折

政術部 傷藥人

羊公之臂又凡過而殺傷者以民成之禮

藥人

原祭地 左傳申生獻胙公祭毒涇 伐秦秦人毒涇上

多死 流師人 真董 國語驪姬真董於 飲鳩 左傳成季以

使鍼季鳩之曰飲 噬腊遇毒 易 害人聚毒 害物

之心 毒人之罪 包藏禍心 合聚毒藥

誣人

原游辭 易曰誣善之 偽辯 言偽而辯 心勞 尚書曰

拙勞日 情偽 厚誣 左傳鄭賈人曰吾小 矯誣 反

爾詐 予欺 飾虛 行詐 詐謀 姦計 如簧之

舌 詩曰巧 鑠金之口 衆口 不當受殃 月令枉撓不

非誣勿坐 漢宣帝詔年八十以上 辭為憑虛 罪

宜閱實 增女誣母 漢宣帝時陳留一老人年八十餘

復娶一妻生一子翁死其妻育數年前妻女欲奪其財

物誣後母所生非我父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時邴

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均服單衣唯寒日中無影時八

月中命取郡中同歲小兒均服單衣唯老人之子無影盜誣

變色又令與諸兒同立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盜誣

遂奪其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盜誣

人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

以食而盜以左手舉七箸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

原興無妄之辭 明巧訴之咎

殺人

政術部

刑部

誣人 殺人

三

原漢法 殺者死 **賈制** 後漢賈彪為新息令土人貧困多

南有盜劫害人城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按驗掾吏欲引

行按 **人患** 禮記爭奪相 **尸僵** 文選曰睚眦介尸

殺 **莫大之罪** 禮 **無赦之刑** 刑死 **杯酒相讎** 古詩失

間白刃 **不忌為賊** 左傳殺人不忌為賊 **狂易得減** 漢陳忠字

起相讐 **推埋為奸** 漢王溫舒少時埋之 **論事遂施行也**

劉普不責 魏志劉曄字子陽父普母疾困臨終曄年

之性必亂汝家汝能除之則吾無恨曄年十三謂曄曰

亡母之言可行矣即入室殺侍人出拜母墓普怒曄還

擅行之罪普異之不言敢受 **增以俎壺投** 癸左傳盧蒲

廟之動於亮以俎壺投殺人而死 **嚴挺之子** 唐書

母裴氏不為父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以鐵

槌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曰郎戲殺英武曰安有大

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也 **原秦舞陽十三殺人**

告人罪 匿名併入

原請名 魏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曹張京投書言

告者名帝怒曰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 **請本** 魏

有投書誹謗太祖欲得其主國淵字子尼請其本 **投**

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募讀二京賦者果得罪人 **投**

匿名書 漢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惡相朋黨乃許相許或

瓦器 **有敢告字** 漢王嘉上疏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

增斷匿名告人 宋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時邏者

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最後一書又加三人有姓

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豈有素不快於若

政術部 告罪從坐

者耶曰有持筆求售者拒之怏怏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首於市

從坐

原夏誓夏書甘誓曰予則孥戮汝 **漢律**晁錯曰罪人不孥 **淪胥**詩曰淪胥 **連坐**漢王溫舒為河內獄吏 **巢毀**漢孔融被誅二

不起人問之 **荀氏女**魏荀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 **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從之 **王凌妹**魏郭淮字伯濟妻王凌妹也凌誅妹當從罪見 **從妻**上道五子泣血請准准不忍乃令 **應侯席蒙**史記

追以書白司馬宣王云宣王不忍乃令 **應侯**范睢任鄭安平為將降趙應侯席蒙請罪秦法任 **人所**任不善以其罪罪之秦昭王恐傷應侯意乃下令 **有敢**言鄭安平罪罪之 **義合不坐**漢淳于長封定陵侯坐大 **事以**其罪罪之

發時已出或改嫁翟方進何武以犯時為 **論廷**尉孔光曰夫婦義合云云詔從光議 **魏太**祖時劉廙弟與魏詡謀反當連坐陳羣字長文 **為言**之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使復位 **兄弟**不及攜貳叛歸孫權羽兵敗被殺竺為南郡與關羽 **諭以**兄弟不相 **子妻**應坐魏母丘儉誅子妻荀氏應 **及崇**待如故也 **增為**三五法 **原申**商相坐法 **趙張**連坐法 **相代**罪 **請代**漢安

任申子秦用商鞅著 **趙張**連坐法 **相代**罪 **請代**漢安 **臨部**連坐之法注云 **部內**有罪并連坐也 **相代**罪 **請代**漢安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原許代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 **請代**漢安 **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 **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 **政術**部 **相代**罪 **猜認**

經於溝瀆晁父非錯刻峻遂自殞其命班固曰不如趙
母指括全宗今殺無罪之初軍活當死之次玉此謂求
生非謂代死 **增** 一門爭死 漢孔融一門爭死詔坐兄
也詳議讞一 **增** 一門爭死 漢孔融一門爭死詔坐兄
褒罪詳 議讞二

猜認

原卓茂馬 漢卓茂字子康為丞相史出行有人認其馬
自得馬當以此馬詣丞相府後 **劉寬牛** 漢劉寬字文
主得馬乃詣府叩頭謝還之 車而謂之曰汝若
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同舍金

漢直不疑同舍郎亡金疑不疑
不疑郎署有郎誤持鄰舍郎還絳去主疑重重
在郎署有郎誤持鄰舍郎還絳去主疑重重
不自申說市絳還之 後郎還絳事乃白 **承宮禾** 承
字少避地於象陰山耕種禾黍將 **曹節豕** 魏曹節
熟人有認之者宮不爭推與之也

鄭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
爭後主得亡豕乃慙送謝節笑而受之 **冢間得**
脯晉桑虞字子深嘗宿逆旅同舍失脯疑虞盜之虞解
脯客還虞衣主人曰多恐狐狸偷去乃將脯疑虞盜之虞解
虞投而不顧 **冰下得犢** 朱冲字巨容少至冢間得
冰下大慙以犢 **張儀盜璧** 詳冤 **杜宣疑蛇** 風俗通
還冲冲竟不受 **子幹墾田** 鍾離牧字子幹
汲令賜主簿杜宣酒壁 **子幹墾田** 鍾離牧字子幹
上懸弩照於杯影如蛇 **杜宣疑蛇** 風俗通
熟縣人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名民繫獄牧為之請長
曰君慕承宮僕自行法牧遂出裝還山陰長釋民自止
之民慚春稻得六十斛米還牧 **長翔墾田** 郭翻字
牧不受民置於道旁無取者 **長翔墾田** 郭翻字
貧無業欲墾荒田先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作及將
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宰令聞以稻還翻翻不受

錯誤

錯誤 失入失出併入

原誤宣

孫章誤言兩報 **失傳** **失辭** **失口** **增刑**

政術部

政術部

錯誤

政術部

僭左傳刑僭則 罰爽既入人之罪罰 枉撓枉撓不當

謂曲入私曲 察阿黨謂獄官 容姦容姦輕典 惠暴殺

不死傷人不刑是惠 原謂上為君夏侯勝賢樸見時

暴而寬惡也詳寬刑 以十為百後漢詔賜降胡縑以十為百

於上前上以以十為百 帝怒將答即僕射鍾離意曰

是親信之也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乃復 寧失不經

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懈怠為憊則臣位復

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乃復 罪分故誤 罰有等差 法有誤論 過宜情恕

情匪誣欺 法當開釋 必先問罪 方可原情 情

匪哀矜 理乖明啟 誠非巧詐之辜 謂寬過誤之

戾 事雖乖於審慎 情宜異於矯誣 事雖昧於三

思 過宜寬於無簡 慎非石氏雖慙數馬之能 誤

比鍾離宜恕賜縑之謬

文字誤

原失傳有司失 躡駁紕 闕疑 改正 掌以簿書

誤於文字 一馬之闕 三豕之疑 十以為百

五而闕一 亥豕之疑 魯魚之誤 寧免毫釐之差

不容筆削之改 書馬闕文責寧加於石建 賜縑

過數罪亦捨於鍾離

使吏供已

原司馬市買漢蓋寬饒為左司馬在部常為衛官繇使

書責問衛尉由是 主簿迎醫晉陶侃廬江人為郡主

不復私使候司馬 李誤使使僉裴

政術部

迎醫請行曰資於事父以護視家事漢丞相司直繁

事君小君猶母也云云延壽奏御史大

夫蕭望之多使守吏自給車馬往茂陵王晉

護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為妻先引也

戎為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增私役門卒

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唐郇令裴仁

太宗欲斬之殿中御史李乾祐曰仁軌以輕罪致極

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

不犯夜隋文如書關文責寧

原號戒三夜三擊鼓以號戒注鼓也謂夜

所繫露浥詩厭浥行露豈不星行

警巡西京賦曰晝警守

警守周禮夜事謂

夜獵漢廣將

軍夜獵還灞陵暮歸

亭長呵叱之晉王承字安期為東海太守政

不覺日暮承分夜

使吏送歸家分夜

抵禁街抵禁

犯禁國禁

官禁詔夜士

掌夜時周禮司寤氏掌夜

亭吏呵廣漢李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犯夜

三

行也夜士巡夜之士
掌夜時周禮司寤氏掌夜
亭吏呵廣漢李
從人飲還至灞陵亭亭長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部
尉棒魏太祖紀為洛陽北尉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
叔父夜行夜禁是干必先問罪
宵行有故似可徵
辭太祖殺之

車以象刑赭瀆汚其衣莽聞說下
詔申飭公卿令思齊封尊平化侯
尚書大傳曰唐虞上刑赭衣不純
中刑雜理下刑墨象純幪巾也

象刑二

原唐虞象刑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

不使冠飾周禮害人者不使冠飾注墨幪

不虧其體圜土之刑人不虧其體

畫跪當黥慎子草纓當

劓又曰有虞之誅也

履扉當劓艾鞞當宮案晉刑法志曰犯黥

者卑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臙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緣領

衣冠異章服刑法志**犯墨者蒙帛巾**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

犯劓者赭其衣尚書大傳**犯臙者幪其臙**又曰犯臙者以墨幪

其臙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無領**又曰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肉刑一

增尚書大傳曰非事之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

辭者其刑墨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兇攘竊傷人者

其刑劓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

交者其刑宮降叛寇賊劫掠者其刑死注曰非事而事

之今之所不當得為也攘竊也尚書舜典曰象以典

刑注曰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荆宮大辟也

又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禮統曰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臙刑法金勝木去

其節目也白虎通曰臙脫其臙也**漢書曰黥劓之**

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君也大夫近於君也 又曰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劫者身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都咸反贍面為劫字十四年又除贍面之刑 周禮司刑職曰劓罪五百鄭注曰劓斷足也周改贍作劓也

肉刑二

增家語曰季羔為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

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縱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者其惟子羔乎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同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

不及孫臏陰使人召孫臏臏到恐其賢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為奇遂竊載與之齊焉

肉刑三

原詔除

議復

漢文帝除肉刑詔曰夫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之甚也續漢書

刑孔融建議議不可乃止

蔡智

左傳曰鮑宣子

猶能衛其足又曰齊景公繁刑

屨賤

之智不如蔡蔡

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斷足

左傳曰褚

師聲子鞿而登席衛侯怒曰必

離刀鋸

忍刻截

肉刑議曰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

秦施上服

秦施上服

苗作虐刑服宮刑也

呂刑

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

淫為劓則椽黥注曰苗人始為

四肢重罰

五虐峻

刑文選曰重罰肉刑也

彊鉏不衛

鬻拳自納

伯刑彊鉏君子謂疆鉏不能衛足

楚鬻拳可謂愛君矣諫

以自納

卞和獻玉

邠氏爭田

於刑

左傳曰齊懿公與邠

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掘而刑之而使馱為僕也

想踊貴之時俗由是敝

念鼻醜之日人何以堪

民作而降咎垂誠呂刑

文帝廢以從寬稱仁漢牘

曰今爾爾何懲惟時苗民斷制五刑上帝不蠲降咎於苗

注曰謂苗人作五刑天乃滅之

漢文帝去肉刑用笞

罰文選曰歌雞鳴於

闕下稱仁漢牘也

肉刑四

政術部

刑部

肉刑

四

原墨辟 其額而涅以墨 **劓** 辟 截鼻 **剕** 辟 足 **宮**

辟 宮者次死之刑也 **劓** 去其勢也 **剕** 去其勢也 **宮** 去其勢也

死也 **極** 於病 **增** 天且劓 **呂** 刑 **非** 曰

曰其人天且劓 **原** 不復屬 **漢** 緹縈上書曰刑

也 **報** 虐以威 **苗** 尚書曰皇帝哀矜報虐以威 **苗** 人 **名**

輕 實重 **魏** 陳羣議除肉刑 **加** 以笞名輕而實重 **名** 輕

彰 罪知恥 **晉** 曹彥議曰鑿顛抽脅玩常苟免 **劓** 象七

政 尚書德刑考曰劓象七 **政** **臠** 象七 **精** 又曰臠象七

墨 罪五百 **周** 禮曰掌五刑 **增** 劓罪五百 **原** 宮罪五

變 易節氣 **墨** 象斗度 **刑** 並德 **臠** 去節木 **刑** 禮統曰臠

百 刑罪五百 **殺** 罪五百 **周** 禮司刑職 **並** 變墨者使

守 門 **周** 禮掌戮職 **鄭** 氏注曰 **劓** 者使守 **關** **鄭** 氏注曰

妨以貌醜 **劓** 者使守 **圜** **鄭** 氏注曰斷足 **驅** **宮** 者使

守 內 **鄭** 氏注曰以 **增** 墨者法火之勝金 **原** 劓者法

木 之穿土 **臠** 者法金之剋木 **宮** 者法土之壅水

大 辟法水之滅火 **何** 者大肉 **何** 者大肉 **何** 者大肉 **何** 者大肉

肉 刑五 **增** 對唐白居易議肉刑對曰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

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

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

政術部 **肉** 刑 **五**

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絲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刑劓椽黥刑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

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若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

贖刑一

增尚書舜典曰金作贖刑

注曰誤入刑者以金贖罪

晉律曰其年

老小篤癯病及女徒皆收贖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疋老小女人半之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當罰十也

贖刑二

增家語曰魯國之政贖人於諸侯皆取金內府子貢贖之而辭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多贖人受內府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晉書曰王宏有政績為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績聽以贖罪論又曰烈王無忌閩王承之子也承為荊州刺史王廙所害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

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為重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唐書曰僖宗乾符三年敕應殘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

贖刑三

原入粟

輸錢

漢張敞言國兵在外穀度不足願令有罪非盜受財殺人犯法不得赦者得以

差入穀蕭望之及李疆議曰粟以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竟不施敞議詳贖刑五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誦上疏論之詔下切

政術部

刑監頁卷一百五十三

贖刑

七

貴州 罰金 出縑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中渭橋

縣也 當罰金詳議讞二 續漢書建武初令天 解左驂

入半縑 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縲繼之中晏子見而解左

死罪縑三十匹 鈇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 誅匈奴

捕安世 後漢竇憲字伯度有罪請誅匈奴 漢丞相公孫

賀請捕朱安世 以贖子罪敬聲 增伏斧鑕 獻金

馬 晉高祖怒閩王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

於是以下元弼下獄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

乘寬政亂部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

部 乘寬政亂部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

有赦 百身可贖 尚書曰五罰之疑有赦注曰出金

贖刑四 漢書曰太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其幼女緹縈

原官婢 漢書曰太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其幼女緹縈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

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哀憐之乃

下詔除 官奴 晉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

罪以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贖父罪時議者欲減廣死

宗此為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遂正廣刑 權輕

重 罰輕重諸 免刑戮 刑免於 誤者之試 張斐律序曰贖

穆王訓夏 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貢禹請

除 贖刑之法 金罰貨罰 周禮職金掌金罰貨罰入於

政術部

刑部

贖刑

入於司兵以給 **百鍰千鍰** 罪贖以百鍰重 **增赦疑**

從罰 尚書曰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不簡正於五罰注曰

也 **以官爵贖** 唐王忠嗣數上言祿山且亂李林甫惡

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 **推父蔭贖** 本傳曰

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 元衡杖民栢公成母

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栢公成母

以赦免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部成母非所部不可

請有司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 **原贖死金二斤**

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 **原贖死金二斤**

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 **贖囚金四兩** 又曰贖罪

等減半四歲以下一等減半 **贖囚金四兩** 又曰贖罪

兩 **諸侯不敬皆贖論** 言及不敬皆贖論 **八議得減**

皆收贖 又曰諸侯應八議已上并晉律 **入錢五十**

萬減死 漢武帝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 **買爵三十**

級免罪 漢書惠帝紀曰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

罪入三十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尚書呂 **劓辟疑赦**

其罰惟倍 **刑刑疑赦其罰倍差** 孔傳倍差又 **宮辟**

疑赦其罰六百鍰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孔安國曰六

也 **重罪入甲兵輕罪入楯革** 管子桓公謂管仲曰吾

甲兵輕罪入楯革小罪入半鈞也 欲從事於諸侯可乎對

贖刑五

增議 漢蕭望之入粟贖罪議曰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

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

政術部 刑金類考卷一百五十五 **贖刑** 九

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

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增疏漢貢禹除贖罪法疏曰孝文時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武帝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漢書卷一百三十三
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
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
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
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
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
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
致也今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
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
賢舉寔廉而天下治矣

杖刑一

增後漢紀曰明帝時政事嚴酷公卿皆鞭杖左雄上言
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
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晉春秋曰諸葛武
侯杖二十以上皆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三
國典略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
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初為
定州刺史開府王迴洛關督獨孤穠侵竊官田受納賄
賂潤案舉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張魏文登壇南
望歎息不測其意武宣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

不為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
輩輕相間搆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迴洛決鞭
二百稜宜決鞭一百隋書曰庫狄士文拜真州刺史
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
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唐書
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黃門
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
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
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
部尚書張說進言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

曰士可殺不可辱也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
杖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
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佖先不可又輕決罰上然其言
嘉貞不說退而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
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
非為佖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為浙西觀
察使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常制既遇禍監軍使封其杖
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 五代史曰劉銖用法
刻甚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
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又謂之曰合歡杖

杖刑二

原法杖

晉令曰應得杖者以杖而髀有瘡者緩過五寸

增白挺

也杖

創杖架

唐宇文融杖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

細杖

罪不加

李封杖罰但令裏碧巾以辱之

懸棒四門

魏太祖

為洛陽北都尉治

有犯共斥

徐州有法以寬為

治不施

杖約有犯徐司法杖者

原生荆長六

眾共斥

之迨報滿不杖一人職事亦理

傳咸受罰太重

尺制

晉令曰杖皆用荆其長六尺

違拒上命財

楊濟與

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云

桓溫

桓式

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梢雲

加罪黜

濟與書云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

郎杖之數

十就詔問實病否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

丁邯不就

根下拂地

足意譏不著桓公曰我猶患其

重案式桓歆

郎杖之數

十就詔問實病否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

白哀

為令史職

耳世祖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

白哀

對曰能殺

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詔出之

白哀

表山濤

詔杖五十司徒頻讓不許濤出徑歸家左丞白

杖哀

杖哀

五十

杖哀

鞭扑

一

杖哀

原親扶

以左傳宋司城子罕親執扑

枉笞

詳拷

示賊 鞭左傳齊襄公誅屨於徒人費弗得

笞秦

仙婦

搯吏 後漢常林夜

鞭督

例以其形

體裸露故也又晉令

鞭刑

政術部

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笞罰

答令

增蒲鞭

續漢書曰劉寬為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吏民有罪以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繫答

答訊

原撻伯禽

成王有過周公則撻伯禽

魏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增鞭圍人

史記曰吏過答

張耳躡使受答去耳責餘

增鞭圍人

左傳子般怒鞭

能投蓋於稷門

原撻之流血

禮記鞭之見血

七人而畢

左傳曰楚子玉治兵終日

一扶何傷

左傳

曰齊懿公奪閭織之妻而不敢怒為參乘

一扶何傷

左傳

織織怒歎曰人奪汝妻而不敢怒一扶汝庸何傷

漢景帝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

加笞減笞

可為其人其定律笞者五百曰三百曰二百

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曰一百

未嘗撻人

漢朱邑為

漢景詔當笞者答醫無得更人

未嘗撻人

未嘗撻人

增鞭作官刑

舜典孔傳曰為

孔傳曰楚扑也

夏楚收威

禮樂記篇曰夏楚

為教官之刑

夏楚收威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

記之尚書侯以明

許嘉免父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

竟當得鞭嘉叩頭流血

許嘉免父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

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

立秋施鞭扑

馬融曰立秋

竹箠長五尺

刑法志曰諸笞者箠長五尺其本

去四廉

又曰鞭皆用牛皮生革

徒刑一

原顧山

埽道

漢平紀曰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顧山

刑五歲當道埽除

伐薪

春橐

刑

當完

漢張蒼定律諸當完者

政術部

刑

徒刑

古

徒刑二

原斷徒

配役

施職事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弛

刑徒

漢注曰不使女徒復作弛刑役重罪

役重罪

周禮曰凡萬

諸司空注重罪旬有三日坐期月役則宥

計徒庸士彌

而赦之注曰役者使給百工之役也

城旦三歲

張蒼定律諸當髡者

材用城周計徒庸慮

完為城旦春滿三歲

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入於隸臣妾一歲

司寇二歲

詳任之以事

寇二歲皆免為庶人逃亡

役諸司空

大司寇職曰以嘉石

周禮曰司圜職掌收

收教罷民

周禮司圜職

罪過而末麗於法而害於州

聚教罷民

周禮司寇職曰以

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云云

髮頭衣赭

周禮司圜職

民謂恐人

髮頭衣赭

周禮司圜職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卒罪

張斐曰髡刑者

許歷完士

王粲曰許歷為完士一

秋落之象也

劉楨輸作

典略曰魏太子嘗宴文學酒酣命夫人甄

乃收楨減

有罪皆耐

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

鬼薪白粲注曰城旦謂旦旦起治城春者婦人不預外

有罪皆耐

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

皆三歲

有爵不奴

周禮凡有爵者七十者未齒者皆

刑也

于役計年

就役計日

齒此司屬之職也

于役計年

就役計日

豨勇

漢書注曰匈奴侵寇王莽募天下囚徒名曰豨突豨

豨勇漢書注曰匈奴侵寇王莽募天下囚徒名曰豨突豨

私罪以上

唐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

唐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

死罪已發者原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

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首者還以法論則恩

政術部

徒刑

雖布天下而罪不能貨臣為陛下不取也死罪以下五代梁乾化二年德

徒原英布為黥徒漢書黥布傳曰入相布當黥而

曹宗為城旦曹參傳曰參世孫上罪三年而舍司園

改者云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并周禮男

子入於罪隸司屬職曰其奴男子入園土罰人而不

虧財周禮司圜職曰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

徒刑三增判文苑英華流人降徒判曰曼倩持法恭聞至理之

名公間在官雅得平反之譽與其失善寧可利淫頃以

澤被寰中風行水上象雷雨以作解自昆蟲而必及五

流之罪恩降一至於徒年三看之條會慮復加於清雪

渙然無咎咸與惟新大理以慮合從寬雅符平典刑部

以徒非本坐何太深文

流刑一

增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恕死徙平州為民屆瀛州屬刺

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

那得復有此才而朕不知也肅曰高聰北徙此文當其

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隋書曰王伽開皇末為齊

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

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

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太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期却吾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前而赦之擢伽為雍令刑志曰太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寢少焉

流刑二

原縞武禮記曰玄冠縞武不齒之服注曰所放
增青衣漢書文帝紀曰淮南王長
增降為流唐太宗時房元齡與法
免以配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

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明皇時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繫械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
原辭窮兩造既明豪奪吾人
流宥五刑自宜 逃離爾土 聖代好生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斯宅居遠近而有差

流刑三

原不韋司馬遷答任安書曰 莊舄莊舄曰越之流人

黜惡 禮 **流凶** 凶 **播棄** 譴謫 **流放** 投荒

徒不毛 孔明曰徙不毛之地 **禦魑魅** 左傳曰投之四

三苗 書 **流宥五刑** 書注曰謂君不忍 **舜流共工** 書

舜流共工
于幽州
緩死申恩
移人禦魅
流在裔土
以

實裔土
國語
虞翻徙交州
吳志虞翻性疎直孫權怒徙
交州雖處罪放講學不倦上

書曰長沒海隅生無可與
蔡邕徙朔方
後漢蔡邕傳
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云云

劉邵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
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

私事請託於邵邵不聽邕舍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
尚書召邕詰狀論棄市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銜徒

朔方邕報楊復書曰昔徙此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
郡太守馬季常或至三歲近者歲餘皆得旅返自知罪

戾不敢
去父母之邦
徙瘴癘之鄉
居檣杙於四

裔
左傳指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舜典孔傳曰五等之

裔九州
中國也
放謹兜于崇山以變南蠻

流刑四

增表唐陳子昂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罪表曰臣無教

訓家有逆子臣合湮宗滅族以顯國刑天慈哀矜放從

流竄臣為慶賴已是非圖今日日遂蒙天恩以臣所坐

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章惶再崩再

隕臣山東孤子朝無親故智識愚魯非有材能陛下超

羣越輩崇以榮寵昔任郎將十有三年遂無涓埃一階

升錄自陛下踐極謬荷恩私冒寵叨榮超絕時輩越從

郎將檢校將軍纔逾一年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

人寵渥崇隆莫與臣比臣之孤賤貴顯知慚臣又凶殃

積罪甘投魑魅孤負陛下之恩永為遐荒之鬼肝腦塗

政術部

刑部

死刑

大

地無以為酬豈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魄
幽泉使魑魅窮魂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滅荒陬負德
戴恩萬死無報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考得死刑一

增釋名曰斬斃也斃加兵即斷也又曰獄死曰考竟

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禮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

死刑二

增家語曰邾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
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

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
色史記曰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皆棄
市後漢書曰張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
於道濟即收捕梟首懸尸珪門唐書曰狄仁傑遷大
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
誤斧昭陵栢罪當死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
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
者文帝欲族之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
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等差
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誤伐一栢而殺二臣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帝意遂解免死又曰徐有功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又曰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琮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威曰殺人者死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

死刑三

原議緩 贖疑 易曰議獄緩死大辟死刑也死罪有疑即赦之罰千鍰以贖死罪也

莫大無小 死刑莫大之刑也必當不恨 斬殺必

當漢宣詔曰獄者萬人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刑於市肆諸

朝上詳死刑一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謂公伯寮也

死刑四

原止殺 書以殺制命 書曰制長無肆掠 詳考象

天之刑 屬二百象天之大辟之如水滅火 辟謂死也如

水滅 磔之於市 先時死刑皆磔之於市今改棄市注

肢體分散 釋名曰車磔 齊王行車磔 行車磔之刑羣

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磔之刑竊謂下吏之過齊乃除車磔之刑

韓子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賢者名狂喬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于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誅之周

公曰狂喬天下賢者也何為誅之太公曰喬也威王

烹大夫 史記齊威王召阿大夫曰子譽言日聞是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政術部

刑部

死刑

三

簡子沈鸞徽呂氏春秋趙簡子沈鸞徽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徽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徽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之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紕善也

誅伯鯨於羽郊韓子曰堯欲傳天下與舜伯鯨諫曰不祥也孰以天下傳匹夫堯不聽舉

兵誅之斬防風於會稽又曰禹朝諸侯之君後至而禹斬

於羽郊之少正順非而澤家語曰孔子誅少正卯門人進問

非而澤此乃人之誅丁公為臣不忠史季布傳曰丁公

祖高祖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

謁見高祖斬丁公以徇軍中曰令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

也斬之使後為晉文斷顛頡之脊顛頡之脊以徇晉

臣者無效丁公魏絳戮揚干之僕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

至國為其晚四魏絳戮揚干之僕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

僕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晉律注曰梟斬棄之於市者

地也考得其情竟命於獄詳死念施行之後不可復

生當結罪之前所宜惟恤管蔡挾武庚作亂周公

殺之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封叔鮮于管封叔鄧析

操兩可之說子產誅之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

產戮而誅之族刑二

原刑法志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

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

具五刑

族刑二

政術部

刑監頁通卷一百五十五

族刑

三

原及嗣所禍宗 虞書曰罰弗及嗣 朱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公孫賀及父子俱死獄

連坐所濫施 夏刑孥戮 秦法族誅尚書曰汝不從

汝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族滅之計 市在父兄之不知又豈宗族而相及

秦皇暴虐威以三夷商紂毒痛罪及九族

族刑三

原罪人以族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

也 誹謗者族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元年沛公還灞上

矣誹謗者族 赤族之誅 及宗之禍 垣平夷三族

漢書文帝紀曰後元年冬十月術士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之三族 荆軻沈七族文選

注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 沈沒也張晏曰七族者上至高祖下至曾孫不以古

非今者族秦始皇本紀曰十三年丞相李斯奏曰臣

威以參夷之刑張衡東京賦曰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

法一人有三族 温舒罪至五族漢書曰王温舒為右輔行

罪夷三族 温舒罪至五族中尉遇有變告温舒受負

騎錢它姦利事罪至五族自殺其時 高后除三族罪

兩弟及兩婿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 高后除三族罪

增表唐李嶠為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曰臣

聞父殛子與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戮末季陵夷之道

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淳朴既往惻隱不逮於昆蟲

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麇卵天厭淫虐誕興明聖去貪

殘而遂生育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虔劉寰瀛愷澤在
予之旨固已刑於萬方拯物之心豈直解其三面日者
亂臣干紀巨猾滔天將傾渤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
下傷澆浞之為變弔管蔡之不臧法雷電之威誅而不
怒用春秋之義斷必以情擢其髮而葬其尸殲其魁而
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族黜而不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
莫用至若瓜連萍託枝附葉隨或玉石難分或淄澠易
混俱削嫌疑之迹并從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纔示於小
懲竄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有造於羣兇也而聖
慈無已天澤愈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

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
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而含其垢責其效而要其
功雖魏士之私於外朝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
與維新無以匹此舍弘方斯滌蕩

罰親

原刑放

左傳曰刑放於寵

不隱

左傳曰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

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注曰叔魚叔向弟也三罪為國施刑不可不正其

八議一曰議親

數惡

詳上註

血屬

義不掩恩

門外

威

政術部

刑部

罰親

禮

克厥愛書曰威克厥愛允濟罪無掩蔽禮刑不頗

邪傳直大義滅親左傳石碏殺子君增貴戚必禁令

雖有貴戚近原季子遏惡為公羊曰公子牙卒不稱殺

諱君親無將將必誅也日緩追逸賊失弟子道賤段而

猶曰取懷中而殺之積慮成於殺也中不以父成刑史記

王使石奢為治有殺人者犇追之則其父也曰不以

法貸人晉荀晞從母弟求為將晞曰吾不以法貸君

子不黨法家少恩私不害公愛而知惡王惟惡

是疾雖親必誅惟令是行雖親不隱宜准律

論難從刑放仁不遺親義無絕愛雖親惟立

愛而法且斷思他人尚思欽恤本族難忘哀矜

敦既睦之情恩重掩義行無頗之法公不滅私

周公垂涕而治管蔡之獄季友獻欹而行叔牙之誅

增小慈失教鄭莊成叔段之誅左傳鄭伯克段為

法斷恩漢武可昭平之奏漢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

萬預為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卒昭平醉殺主傳

帝廷尉請論決上曰吾弟一子又屬我垂涕良久曰先

入高廟遂可其奏

公族刑

原死刑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注親哭

禮記曰骨肉之恩無絕親哭之增無絕注詳上獄成周禮公族有罪

政術部

公公曰宥之三宥不對則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

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

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原罪三宥詳上議八辟

無服注倫親疎之比也原罪三宥詳上議八辟

周禮八辟一刑無官刑不即市周禮凡

曰議親之刑無官刑不即市王禮同

族有罪不即市注織劓亦告禮公族之罪其在

曰刑於隱所也織劓亦告禮公族之罪其在

司正術以犯有司正術也磬于甸人罪則磬於甸人

恩雖切於棟華法宜除於蔓草雖金枝可貴三

宥必加而玉律難容一成不變

原議故周禮八議刑故獄成無申恩屈法雖久

要之難忘且有大故而宜棄舊雖在於八議法宜

效於二天惟惡是去雖舊必誅惟法是行雖舊必

罰雖敦於念舊義在不遺而奉彼正刑罪宜無赦

罪或難掩法可行於二天事苟足容刑宜緩於一

割崇姦獲戾大為防而猶踰念舊廢刑小不忍而

為亂不齒

原廢以馭罪周禮曰太宰以八柄馭羣臣降為庶人

書曰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終身不齒禮曰有不率教者

齒三年不齒周禮曰凡害人者以明刑恥之其

冠縞武禮曰不齒之增不齒仕版宋太宗端拱元年

政術部不齒財產沒官

役人郭冕等九人皆嘗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上曰冕等賊吏不可復齒任版止令釋遣之

財產沒官

原馭貧周禮曰太宰以八柄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謂其罪大沒入其家財也沒入

奪駢邑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子沒齒無怨言當罪故不怨也沒先居子

曰宋人向氏學盜俄以抵於公法 沒以家財

賊獲罪沒先居之產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天事皆空際宜懸然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昔小害而大休也久而不類

吏政術部三十二赦宥宥過改過待罪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昔小害而大休也久而不類

吏政術部三十二赦宥宥過改過待罪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昔小害而大休也久而不類

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尚書曰眚灾肆

赦怙終賊刑天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呂刑曰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又曰墨辟疑赦其罰

百錢刑詳贖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

赦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

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赦宥

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與周官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憊愚一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禮記曰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然爾雅曰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漢舊儀曰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廢車馬行屬縣解囚徒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

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瘞疽之礦石也委轡

必顛覆也礦石療疾也增又曰赦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

易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原荀悅漢

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

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

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

矣王符潛夫論曰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從之

施德也望氣經曰黃雲四出注期五十日赦風角

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尺鳴條以上常從申上

來為大赦期六十日應也增又曰候赦法冬至後盡

丁巳之日南風從已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裴頴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勉
已而消漢末屢赦猶凌遲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
寧萬國惟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損益也
增家語曰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而繫之
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
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今為余戮一不孝
子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孔子
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

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理不可刑
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原史記曰陶朱
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
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
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為一封書及金令
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害楚德可
除之楚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將為赦長男為王當赦
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
為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
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

迺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增
又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原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
無所識知唯願慎無赦而已增又曰郭躬家世掌法
務在寬平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
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
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
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
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即
下詔赦焉原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

相褒重莫不畏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
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
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
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
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
郡國逮捕黨人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
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
犯者將正厥辜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
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
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

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可權而行之今上仁聖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以惠奸宄禕顧謝而已。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嘗妬秀乃罵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

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增後魏書曰崔元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為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元伯及元城侯元屈等議赦之屈曰民逃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元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

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原北齊書曰赦日
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閭闔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
搥鼓千聲脫枷鎖遣之增又曰宋世良字元友為清
河太守甚有善政天祿中大赦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
滿無囚可赦唯率羣吏拜詔而已隋書曰張暎為天
官司會與宗伯斛律斯徵素不協徵出為齊州刺史坐
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而走帝大怒購之急暎上密奏
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
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
旱為灾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以獲免暎卒不言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每親錄囚徒
貞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徒歸家期以
秋分還繫所因赦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
而還者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
法者鮮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軌
之輩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
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仁良昔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朕有天下以來不甚
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數將恐
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長編

曰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十一月親享太廟合祭天地於
負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任蜀數
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
具存彞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
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述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原雲出風來俱詳赦太過市其入關上詳赦宥一賈

動籥鳴條赦令將至擊室籥動詳大恩小

惠躬諸葛亮躬耕王隱晉書曰泰始四年

率羣臣躬耕千畝大赦天下吳志曰孫亮太

平二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天下始親政事東狩

南郊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

隱晉書曰惠帝元康六年正月河塞湖開漢書曰武

年四月臨決河塞河堤作瓠子歌赦所過徒吳志曰

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

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有小石青白色銀印

玉璽吳志曰孫皓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得銀印長一

鴻前趙錄曰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

新保之歸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三字元海

以為已瑞大升臺設壇司馬彪續漢書曰明帝永

武於明堂祀畢外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王隱晉書

曰咸熙二年十二月帝乃設壇受命南郊幸太極殿前
大赦神光芳氣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朕祀
天下神光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黃金祭祀
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何法盛晉中興
書曰成帝咸康元年詔曰有司條典虔奉郊祀燔柴既
政術部救宥

饗芳氣清穆其赦鶴留漢書詔曰朕郊見上

天下令咸得自新鶴留帝巡於北邊上見羣

鶴留止光景並見其赦天下又詔烏啼蠅集元

曰嘉瑞並見鸞鳳並舉其赦天下又詔烏啼蠅集元

康中徙彭城王義康為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為江州相

見而笑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鳥

啼聲叩閣曰明日有赦後改為南州因作烏夜啼曲

秦苻堅為赦令密議王猛進紙墨有大蒼蠅聲甚厲集

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中相告有赦推窮增滌穢

言者曰有一小兒青衣於市呼之須臾不見增滌穢

蕩瑕上詳赦宥一晉郭璞傳曰宜發哀矜木鳳

金雞趙石季龍為詔以五色紙寫在木鳳口雞竿

鼉鼓西都賦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

乃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原甘露降景星見漢書

皇恩普錫異風作解雨原甘露降景星見漢書

帝神雀二年二月詔曰乃者鳳皇集甘露降京師羣鳥

從之以萬數其赦天下蜀志曰後主景曜元年景星

見於是大增封三錢受八寶史記曰楚王每將赦

救改元增封三錢受八寶史記曰楚王每將赦

錢黃赤白金也虞夏商周金幣有此三品慮人逆知有

救者或竊盜故封之宋徽宗大觀二年受八寶於大

慶殿赦先是有以玉璽獻者名曰鎮國寶至是又得良

工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二

寶通曰八寶原詩詠蓼蕭易稱渙汗詩序蓼蕭澤

故有此赦原詩詠蓼蕭易稱渙汗詩序蓼蕭澤

渙汗其赦過宥罪議獄緩死上易解卦開釋

大號赦過宥罪議獄緩死上易解卦開釋

昭蘇欣戴悅隨天地發生雷雨作解天

慈有裕王澤無偏慶洽普天恩沾率土滌惡

蕩穢蹈德詠仁政惟圖大法在建中仁必好

生政焉用殺數則不可無之亦難宜思委戀

之懷兼追解網之德浹歡躍於九域飛渙汗於

政術部兼追解網之德浹歡躍於九域飛渙汗於

政術部兼追解網之德浹歡躍於九域飛渙汗於

政術部兼追解網之德浹歡躍於九域飛渙汗於

萬方 弛秋霜之嚴威 流春澤之渥恩 萬方霑雷
雨之仁 四海及蓼蕭之澤 渙汗之恩殷湯解網
霈然之澤漢景措刑如發揮生成與歲更始 蕩滌邪
穢納人惟新 懲惡訓俗實在於嚴科 赦宥恤辜義
深於緩獄 習以生常則起為姦之敝 廢而不用何
成作解之恩 雷雨作解聖人開赦過之門 肆眚騰
文先王明錄刑之典 不用赦 請思礦石 無誘倖
門 事宜稽古 政貴相時 惠者人之仇讐 法者
人之父母 凱風無私養之暖 朝雲無偏注之潤
朱公之子無所用金 張成之男焉能傳刃 屬禍亂

之際則貴自新 當休明之朝豈勞更始 滌惡蕩穢
雖權道之攸宜 利淫惠姦豈倖門之可啟 小惠不
行無忘武侯之議 大利是務盍遵管氏之言 民之
多辟大為防而猶踰 邦有常刑小不忍而為亂

赦宥四

原效 傳曰為溫慈惠和以 **鏡古** 緬鏡前古 **藉手**

苟有藉手鮮不赦 **洽心** 舜典好生之 **更始** 漢宣詔

宥大國討小國也 **肆眚** 春正月肆大 **勝殘** 論語勝

始 **布新** 除舊 **漢詔有司** 漢平帝詔曰赦令

楚赦鄭伯 楚莊王赦鄭 **隱赦行刑** 後漢周紆字文通刻削

舉赦前事非重刑 **灑心自新之意也** 少恩為渤海太守每赦

政術部 開監頌函卷二百五十五 赦宥

到輒隱蔽行刑罪畢
乃出赦書坐免官
見原不肯出
獄詳赦宥二

增貫索夜見
晉天文志曰貫索九星

驛馬夜流
北史徐路傳曰徐路繫冀州獄別駕崔隆慰

宗遣人出城候
以召和氣
宋仁宗天聖七年上曰朕

氣其大
務從寬大
寶訓曰宋仁宗景祐四年上有事

廣詢民間利病著
曠蕩之恩
宋欽宗靖康二年子勇

為條目務從寬大
曠蕩之恩
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

陛下登極曠蕩之恩
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
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

王師擢甲荷戈冒犯霜露而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
以使入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

原省囹圄去桎梏
仲春不以一眚掩大德
小十世

宥之以勸能者
叛而執之服而舍之
並左舊染汚

俗咸與維新
尚書

外有赦宥五

原詩沈佺期則天門觀赦詩曰聖人宥天下幽籥動園

狴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籠僮上西鼓振訊廣陽雞

歌舞將金帛汪洋被遠黎
又答寧處州報赦詩曰書

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翮起青雲命偶

恩先貸情孤枉未分自憐涇渭別誰與奏明君

原賦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

惡棄穢與海內為始疊疊乎思隆
一作平之道也寔就

而賦焉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

政術部

洪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赦宥

九

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太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
幾夕虔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
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將來
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元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
冀莢於階庭捫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農夫歡於
時兩女紅樂於機聲雖羲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原詔梁沈約南郊赦詔曰朕昧爽夙興念茲理道而明
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升平自頃多故戎車
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致和臻向隅之
情永言增歎今郊裡載洽幽明允從恩崇嘉祉被之兆

庶可大赦天下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
德而稱化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
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
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
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文襄王外
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成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
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曆數念在褰裳遠
取唐虞終同脫屣實憂幽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
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冰有睠終朝始
發晉陽九尾呈祥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

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
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祝庸可庶幾思
共億兆同始茲日實憂幽未日志存期於而華公職士
原教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夫議獄緩死著在令
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
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
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
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庶無咎昔
增表唐戴叔倫賀平賊赦表曰伏奉制書大赦天下雪
滌冤累發生枯朽榮光被於草木和氣貫於華夷舍生

之徒罔不胥悅臣聞氣沴爲妖蒙蔽二曜而祥風埽蕩
無損日月之光狂逆亂常震驚四海而元功戡定不虧
天地之大伏惟皇帝陛下文武繼聖聰明在躬協堯舜
之心崇禹湯之德清廟禮展圓丘敬申猶顧已以求瑕
布恩澤以滌過康哉沛乎虞夏之盛典也柳宗元賀
冊皇太子禮畢赦表曰伏奉制書皇太子冊禮云畢恩
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
勝忭躍伏惟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
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旣備慶澤載流旣
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勲而

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相之禮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宋宋祁賀南郊太赦表曰帝儀訖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叢慶竊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妥以虔合諸神而對越睿圖累盛縟典勤修恭惟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抵金璧之美玩率儉示人收霜電之嚴光措刑於下克勵明德格於皇穹交薰太和冒我羣品遂自陽靈之宮往

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陛參登上璧左琮之華合祛而信祝祖蒞宗題之次更侑而迪嘗拜嘉胙於席垂列欽柴於雲表靈心合答熙典備成然後邃坐中天之闈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冠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永賞功赦罪責已逮瘼咸與維新牖民衷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祉於縣區曾鞏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曰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隕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

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齋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
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
柴燎之蒸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
寢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彛定著
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疵錄勞能而
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冲漠一
人之慶遂及於跂蠕乎於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曰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
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饗帝為難禮以配天為至
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

肇稱奠璧之新禮廟遵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昊
福遂均於庶品振憂矜寡原宥眚灾第五玉以褒封善
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
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忭
宥過

原赦過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 **獲宥**左傳曰幸若獲宥 **不宥**尚書曰

宥注言三犯罪 **免刑** **貸法** **宥汝** **計過** **求瑕**
雖小不宥也

出輕繫禮孟夏出輕繫注 **附從輕**禮記附施刑也

赦從重禮記雖有重 **宥過無大**書 **改過無由**史

禁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 **申恩屈法** **議事原**
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

政術部 刑監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宥過**

情 政先執禁 教在知防 情非抵冒 政尚寬仁

察貴用情 恕宜及物 孽既可逃 法將焉用

增細微之愆 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時部縣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

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

合宜先清府內且濶畧遠縣細 觀過知仁 漢吳祐遷

微之愆太守賢之遂任以遠事 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

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

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過受汗穢之名所 **原有**

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旨無簡不聽 禮記簡誠也有其意 執禁齊眾不赦 禮記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品況當弘貸之朝 宜用哀矜之典 桂抵

冒猶或哀矜 過失誠宜開釋 若寬前定之法 言恐

誘後來之姦 違法者若可原情 畜姦者盡求倖免

守正名之義 當准法論 念觀過之仁 則宜情恕

若踰矩之人 如可捨也 則防姦之法 將焉用之

改過一

原吾憂 自訟 論語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訟者訟責也 叩首 洗心 後漢宋杲性悍喜與人報仇郭

刺史後漢賈淑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

脩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賢而受惡人弔不進而

去林宗遽追之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 不遠復

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 有令圖 左傳曰秦 可微辨

不復行 禮記過失可微辨不可面數 孔子曰顏氏之

行也 見善則遷 有恥且格 易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 下論語

而勿憚 悔亦可追 君子能補 小人必文 仲尼曰

者君子之過也 又曰 周處尋師 陳元孝母 鄉里所患

後知之乃改行 詣洛尋師 見二陸也 漢仇覽為亭長 有陳元者 其母告元不孝 覽曰 昨過廬舍 籬落修整 此

非惡人 當是教化未至 親至元家 宜嘉後覺 盍恕

前非 既反迷途 請寬昭憲 改行率德 徙善遠

罪 應詩人補袞之歌 順周易牽復之義 文選

改過二

原脩省 易曰君子以 怨艾 孟子曰太甲悔 憚改 論

過則勿 能改 左傳人誰無 引慝 引慝 省愆 對毀

欄 陸遜字伯言時建昌侯攄於堂前作鴨欄頗施小

時毀 改轍 愆 無循枉 枉 不循行 之 無作非 書

無恥過 受責惟艱 責 卑如流 是惟艱哉 受 善補无

咎 易曰无咎者 增兄弟相遜 漢韓延壽為左馮翊行

者延壽曰是吾化不行 閉閣思過 又告 人退自責 後

將解印訟者 慙以田相遜 願終身不爭 禮義責讓 後魏裴安祖

魯恭為中牟令 值人爭田 恭 禮義責讓 弱冠辟州主

簿民有兄弟爭財 詣州相訟 祖召其兄弟 以禮 景駿

授經 唐章景駿為貴鄉令 有母子相訟 景 原今是昨

非 朝過夕改 時有不仁 未虧君子 過而能改 則 曰大賢 誰無能改善 莫大焉 先迷後得 臨事雖不

三思苟有必知陳首明無二過

待罪一

原席橐 秦應侯范雎失舉 席橐免冠待罪 免冠 漢梁孝王既刺殺袁盎請朝茅蘭說王乘

布車免冠伏斧鑕伏 范滂 後漢誅黨人范滂自詣獄 闕下待罪蘭大夫也 縣令欲解印與逃滂曰何

故累君致令 巴肅 事同 坐橐 王音坐橐 負荆 老母流離乎

敢逃 左傳曰敢 不逃 有罪不 意如待罪 左傳曰晉 逃刑命 賈生埃罪 漢賈誼埃 如逐昭公意如練 罪長沙

冠麻衣跣行待罪 待罪二

增表 唐于邵為吳王請罪表曰臣長男岵受國恩榮出 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勦絕

臣年過歲制識謝平人徒以宗親昧於名教瞻闕庭而

待命佇荒陬以投畀頃者未明去就私喪心魂近以獲

奉刑名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免諸市朝因其所流許以

自決且身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

於家屬遂使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

微臣朽老無階上答縱填溝壑雖死猶生

用法不平

原詩刺 詩序曰菀柳 文深 漢張湯文 抑彊 漢嚴延

南守其法務抑彊扶弱弱者雖陷法曲文出之 疾惡

豪彊者以文內之當生者詭殺之人莫知測也 報怨以義犯法者皆為求理多得濟不義之囚即時

政術部 刑監頂函卷一百五十三 用法不平

也 僵仆 曲文 詳 過罪 荀子曰古者刑不 頗類 偏

黨 不循法 漢杜周為廷尉客謂之曰君為天下決

為兩劾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遣吏趙繡案大姓東高

重劾延年察 不應罪 刑不應罪 不當罪 不當罪 則

知遂殺繡 上下其手 左傳王子圍與穿封成爭囚伯州犂

也 下其手曰戍方城外之縣尹 高下其心 隨上釋

也 注上下其手所以導囚意也 漢張敞為京兆尹賞

治 豪必舞文巧詆是 以湯雖文深意忌得此聲譽而深

刻吏多為爪 越法 縱捨 罰明時越法縱捨也 同罪

異罰 左傳曰同罪 撓法 曲法 活之憎者曲法殺之

罪無差等 刑有輕重 其罪惟均 所罰不一

淫酷一

原地 曰 土芥 漢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

空主獄官也為地 白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脫鉗及衣

服不如法輒加罪 督作囚不勝痛自刻死者歲數百千

人久者尸腐爛家不得收 注鉗在項鈇在 次骨 塗

足者 安忍無親 以民為土芥 國其亡也 晉王宏字正宗為河

面 漢杜周內深次骨 操切服下 人 以墨塗面置深坑中

餓不與食後有罪 帝以 鑽鑿 刀鋸 國語曰大刑用

宏累有政聲以贖論也 鑽鑿 薄刑用鞭扑 增 炮烙 椽黥

也 鑽鑿 薄刑用鞭扑 增 炮烙 椽黥 通鑑紂為戱斗以

手爛 更膏銅柱下加炭 使有罪者緣之 輒墮炭中與姐

已 以為笑樂名曰炮烙 漢武帝時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

政術部 沈命 決屍 法盜賊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

刑監類編卷一百五十三

淫酷

大

擢上唐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
交結翰續又上京朝奏擢知翰至懼得罪求國忠拔用
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救下就第辭
翰命部下數十人於庭數其罪杖而殺之
俄奏聞帝乃以擢屍賜翰更令決屍一百
蒼鷹

赤豹 酷吏傳曰擢屍賜翰更令決屍一百
唐王旭時

為監察御史與御史李嵩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
豹御史嵩為赤豹全交為白豹旭為黑豹問里相詛曰

若違教 褚衣塞路 元鉞肆朝 漢奸邪並生褚衣塞
路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隋志曰秦落嚴霜於政教揮

於後元鉞肆於朝 父子伏誅 兄弟遇害 東漢周紆
市褚衣飄於路衢 將都督青兗二州性刻苛明吏

渤海守酷虐任情每赦至先決刑後宣赦後坐事父子
皆伏誅 晉荀晞字道將都督青兗二州性刻苛明吏

事而弟純嚴酷尤過 少長皆坐 子弟不宥 隋末王
於兄後兄弟皆遇害

下多背已乃峻刑暴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少長皆坐
唐宣宗性喜刑名嘗曰犯我法者雖子弟不宥也

鳳凰曬翅 驢駒拔榭 僊人獻果 玉女登梯 唐武
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
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

盛開告密之門命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競為訊囚酷
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
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

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榭或使跪捧枷累斃其上
謂之僊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

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
其械具以示之莫不戰慄流汗望風自誣中外畏此
數人皆甚於虎狼焉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諫不納

步過六尺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 新序商君之法步過
六尺棄灰於道被刑

隋高祖行盜取一錢棄市之法有四人共盜一椗楠
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者謂曰
吾豈求財者耶但謂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
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不為我以聞吾更
政術部

來而屬無類矣帝原淫縱 枉撓 鞭貫立威 筆

聞之詔停其法 削入罪 毀身焦膚 分骸斷首 法家少恩 文吏

巧詆 屏棄仁惠 專行毒痛 雖稱疾惡 無乃忍

人 吏惟巧詆 刑則濫施 商鞅嚴刑自救 延年

酷法見誅 既乖勿喜之言 豈念如傷之見

淫酷二

原酷烈 揚雄解嘲曰呂刑 慘礲史記曰韓非喜刑

急縱出 刑法志曰緩深固之罪急縱出 樂殺人夫樂

者不得志 依勢作威尚書無依勢作 倚法為削尚

於天下也 報虐以威尚書注曰以我之威

無倚法以削之刑 報虐以威尚書注曰以我之威

北風其涼詩序北風刺虐也 淪胥以鋪詩曰若此無

淫刑以逞左傳 委曲生情王法大刑不可 以苛為察

漢書 景公繁刑齊景公繁於刑有鬻踊 楚多淫刑左

楚多淫刑其大 秦設重刑漢名臣奏曰秦設 渭水

盡赤商君臨渭水論囚七 命曰傷人焚林斷木不時

立刑不當 號為屠伯漢書嚴延年為河南守峻刑酷

命曰傷人 鬻棺之喻史記今獄吏以苛為察以刻為

母不哭其 鬻棺之喻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

之鬻棺之家欲歲人疫非憎人欲殺 埽墓之譏文選

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 微文深詆宣 舞智御人張

增鐵刷剔膚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

政術部

刑部

淫酷

三

鐵籠罩首

唐武后時酷吏索元禮為鐵籠罩囚首加以擗至腦裂而死又天授中或告周興謀

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乃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

服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炭徐謂興曰**原**尹賞號虎

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

穴尹賞為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于中百人為甯

一葦覆以大石數日一發相枕藉死人號虎穴

成束濕薪甯成操下如束濕薪言急也

賊貨一

原尚書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注曰府聚也辜臯

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之事也周書曰

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注曰典主也訖絕也絕富謂

賄賂不行**增**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

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

矯其上者也親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貪其

賊貨二

增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人為大司徒坐在汝

南賊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

人至有髡剃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內

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後

魏書曰鄭義在兗州性貪恠政以賄成有餉羊西門受

入東門賣之又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

以賊罪被劾光韶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

書李神儁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唐書曰太宗即位務止奸忒風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史受饋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其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之又曰牛僧孺為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伸理僧孺堅執不迴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有經度才可委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東

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又曰山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二人犯法在獄一吏納賄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持法犯贓者必不免及過款公綽斷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遂殺舞文者未下車而襄漢大治焉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知錢穀故錄用之不謂貪穢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政術部
贓貨三

原無厭左傳曰晉有羊舌鮒者贖貨無厭禍將及矣及矣晉王述字懷祖求試死陵令受

家具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

皆散之親故宅妻受錢卒子貸絹漢薛宣時為池陽

未召妻受繫者錢掾不知悲慙自殺宣移書掾王昱府

以顯其魂也晉庾冰為車騎將軍清慎常以儉約自

居中子襲貸官絹十四匹兄受遺用奴取蒿鄭均兄為

遺均諫不從均備歲餘得錢帛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

吏坐賊終身棄之兄感之遂為廉吏也謝鯤免官

一銖兩皆知簠簋不飾漢趙廣漢字子都所在吏取

誼曰古者大臣坐不廉而廢曰貪泉之戒靡聞如

水之心遂爽廣州有貪泉飲之者則貪濁晉吳隱之為

市臣鄭崇曰臣門如獻子辭梗陽之賂叔魚鬻邢

侯之獄左傳曰梗陽人有獄以女樂遺魏獻子獻子將

子之女殺罪邢侯漁奪蚌侵還珠懷璧私

求公坐刑放貨聞厚賂深繩買直罪

贓貪賄賂撓刑書不思潔已曾是狗財財

惟苟得法必私行既貪獄貨是速官刑清既

謝於冰壺罪何逃於霜簡情因利動遽聞雍子之

求政以賄成遂受梗楊之賂臨財苟得且不懼於

四知贖貨無厭又何逃於三尺

贓貨四

原附益漢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賣

政術部買私所附益十萬三千注曰以私錢增益也

政術部刑監真名卷一百五十三

乾沒漢張湯為小吏乾沒射也長安富賈田甲魚翁應

記漢薛宣為馮翊高陵令楊湛貪獨宣手自牒書條其

為與宣封記禮府下記案考之督郵縣亭長有受人酒

發食物漢陳咸子康為太守調發屬所生贖賄賂

以贖賄賂官以貪敗官貪以敗政以賄成左傳王叔

刑放於寵賄賂公行賄賂公行賄賂公行貨賂上流賀公孫

受金加賞漢武時張武受金受賂更賜後漢皇甫

為冀州牧車騎將軍吏有受賂不得為吏漢文帝時

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不宜處位漢陳湯盜收

官屬曰絕域不覆校丞相免受悖入貨禮受悖沒

辜摧財陳咸為少府鈎發姦賊沒入辜摧財不鞫賊

杖漢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賊杖鞫

不坐懷私晉南郡太守劉肇遺王戎筒中細布五十

然為清慎所鄙入財產以班後漢北地太守廖信坐

賜與京師然在位者咸自刻勵得贓穢不拜漢

宗以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伏法以資物班

名也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閭惡其子受賂不相習劉

子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教訓可得乎

世以寔子受財不為累高光為廷尉子韜字子遠放

言為當子受財不為累高光為廷尉子韜字子遠放

以其用人雖非光不能防其子許允擅用罰錢魏侍中

政術部

刑監頁卷一百五十三

贓貨

旨

用罰錢減陶謙字恭祖為舒令郡守

死遷徙陶謙唯有贏錢張磐搆有錢簿謙在官清

賊貨五

增判唐受囚財物判曰鬻獄賈直實誠魯史舞文巧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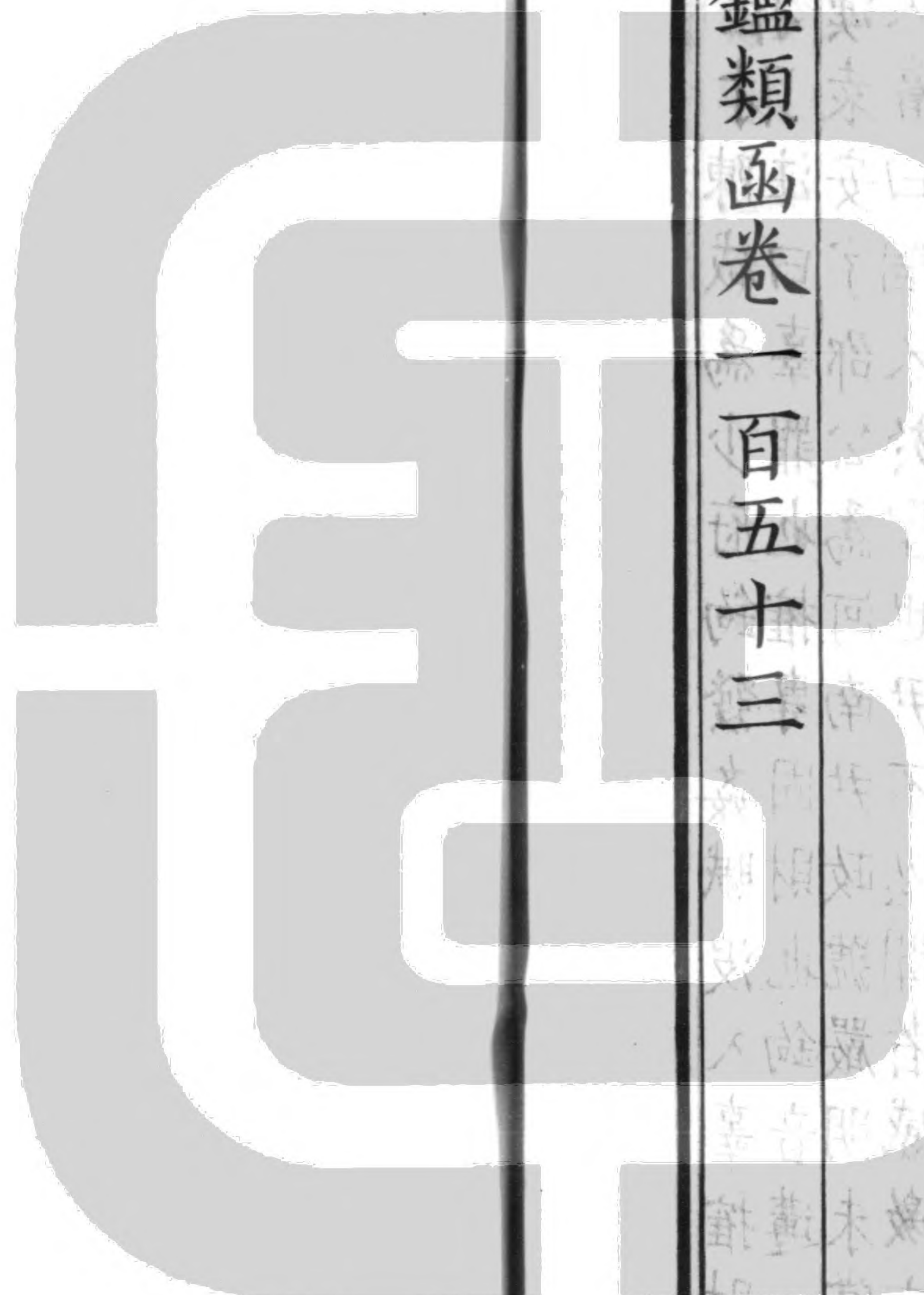
用存漢策小大之察必惟其情輕重之權固茲無濫眷

彼丁者職在監臨貨以藩身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戾

同叔魚之敗官且無屬厭難以末減省司忠告實為平

反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書